

日南隨筆



日南隨筆八卷

日南隨筆目錄

卷一

歸安一 沈家本 子惇撰

蘭亭修禊人數

邑號朝歌顏子不舍

紙鷲

程史

班孟堅

補亡詩

三字字

六更

左冲

陰火

西施浣紗

浣紗事有五

質庫

鉤根匠

張騫乘查

浮白

玉筍班

踏青

文園

婦人稱居士

蒙恬造筆

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華酒

御史臺稱南臺亦可稱西臺

樹挂

冠子

戶封八縣

跪拜曳一腳

卷二

屏翳

山參

海河江

白門

曲陽

奴兒干

三邊

驚溪絹

孔瞿卽孔靈符

崔君苗應君苗是兩人

春秋

造冰

自由

龍簡

沈魚落雁

蒲柳

項氏家說

一字有平聲去聲

司字有去入二聲

案

卷三

言出

微識

泐

緣枕

衰然

蕞爾

峪

餡

早晚

硯瓦

稜

一餉 一晌

一方一撇一千

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

剗轆剗馬剗壁

月餅

准

劄子

白丁

公祖父母

楊葛

牽路

正法

閏正月

郎中

若烟海

商陸

七人何纂

絲竹管絃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佛頭戴囊

先生

紅羊

鼻

趙玄壇

千里送鷺毛

富家

上舍

樂人

酒經

陋室

文昌司過

摸稜

練總

管窺虎

家乘

手民

卧龍有三

兩蘇辛

三平原君

二長安君二武安君

二安陵君

兩三程

四五鬼

兩二王

銀海三解

黃壚二解

九伏波

甘心三解

絕塞二解

文章三解

二小杜

素王二解

命名之奇

避諱之奇

卷四

邵鐘孟鼎齊子仲姜罇詩

頴上契帖斷碑

郊城漢畫像石

慶雲縣北齊石佛像

放鵝

薺

營空

漳臺寶鴨

離堆記

劉平國碑

漢弩機銘

竹葉碑

賴水貞義女碑

公館

高盛碑

曹參碑

唐張氏女孺墓誌銘

卷五

高菊礪詩

盧喜臣詩

東坡詩

山谷詩

柳州詩

少陵詩

順治中郎中巡方

酒魂酒魄

玄宗幸蜀詩

駱賓王詠蟬詩

青牛

敲冰煮茗

潭潭

傾城傾國

鶯桃

雪漁詩

茶當酒

赤壁東南風

李陵詩

向

金錯刀

五大夫松

帆

釣詩鉤

蒙茶

洪稚存詩

金狄

蒲茸

援

茶有社前明前火前雨前

商璣瓏

尙書省稱文昌臺

湛恩

黃袍

曹植賣躬詩

雪浪石

勃姑

白蘑菇

南瓜

用蘇詩韻改字

升庵詩話

畚

女官

篋

畫爐灰

蟹斷蟹根

虛釘

卷六

孟孝女

義丐

楊香吟詩

吳菊英

沈童子

驢緯

談細卿

鵲紅

鬼頭謠乞兒曲

四明四友圖

柳泉諸將詩

絮鐵行

閔汶水

爰書入雲

北酒

韓生

何起泰

劉昇

王解子

徐大臨

清江二寶

廣東藩署鹿

薯蕷紬

慶熙臺將軍

醉蚶圖

拒客詩

烟火

熙甯律學

宋玉山藥

韭黃

筍值千錢

都門竹枝詞

姜白石詩

蕉葉蓋

太白詩注

王子壽詩

項池塘

朱少仙

謝蘊山詠史詩

西瓜鐙詩

竹煙筒

徐柳泉詩

岳鄂王

雨村詩話

孤山詩

盧生祠

欲留春

詩用黨字

吳野人詩

屈梅翁詩

宋荔裳詩

游仙詩

岳陽樓詩

馮秋槎詩

靖蜒

唐宋分界

香山自歎詩

雷伯威詩

落花詩

陸次山詩

徐韻生詩

弔戴商山詩

周春浦詩

卷七

貴陽市銀

陋規

錢價

鹽價

牌鹽布鹽

煤井旱井

種穀石

主租

雪蕉

鶴影圖

半癡

陽茶

治蠶整

愁子

趙子昂書

古殷州城

早春圖

阮咸

亦佳室文鈔

何閼中

李大韶

彭孝女

臨平俞氏

張佩琬

龍子

馮橐駝

策問不寫題字

太夫人

唐臺省屋辟書格令

試卷用墨

漢軍

元雲甫貳子

金元時漢人不皆薙髮

節序之異

京報

合字號

京官乘肩輿喝道

外官肩輿

都下冬令黃瓜

太史占風

衙參三日

年老授官

紬絹尺度

玉牒十年一修

虎頭祈雨

對讀

萬壽科

會試分省取中

考試進呈前十名卷

卷八

孟子字義疏證

象山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項羽弑義帝

朱子於東坡

毀舊碑

一得偶談

獲盜遷官

霜天曉角詞

推步

字以表德

風水

日南隨筆目錄終

蘭亭修禊人數

王逸少修禊蘭亭羣賢畢至其預會者世傳人數互有歧異今攷宋桑世昌蘭亭攷載蘭亭刻本首列王序次繫諸人詩末爲孫綽後序自羲之而下凡四十二人其成二篇者十一人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司徒謝安原注王友按晉書安傳安爾時除尚書郎環邪王友司徒左西屬不起則一本是也雲谷雜記亦作環邪王友司徒左西屬謝萬左司馬孫綽行參軍徐豐之前餘姚令雲谷雜記孫統王凝之王宿之雲谷雜記王彬之雲谷雜記王微之陳郡袁嶠之其成一篇者一十五人散騎常侍郗曇前參軍雲谷雜記王豐之前上虞令華茂領川庾友鎮軍司馬虞說郡功曹魏滂郡王官佐謝惔原注一作惔雲谷雜記川庾蘊前中軍參軍孫嗣行參軍曹茂之徐州西平曹華原注雲谷雜記

原注雲谷雜記云曹華平一似應榮陽桓偉王元之王蘊之王雲西曹華平石刻作華平

漢之詩不成罰酒三觥者一十六人侍郎謝琨鎮國大將軍掾卞迪行參軍事卽上堯王獻之行將軍羊模雲谷雜記楊模參軍孔熾參軍劉密山陰令虞谷府功曹勞夷府主簿原注一前長岑令華者前餘姚令謝騰雲谷雜記以勝爲是府主簿任儼原注一作任假任城呂系任城呂本彭城曹禮原注一作禮晉列傳有李克天章碑則無孫綽李克許詢支通等皆以文義冠世晉書王羲之傳之同好當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爲之序按傳文上下本不相蒙修禊惟獨與亦偶然事如爲之氏爲里具詳則作四十二人者爲審張悞雲谷雜記卷一所載與此略同可互證也何延之蘭亭記張懷瓘書斷均云右軍與孫統等四十一人者觀其用一與字蓋不數右軍故爲四十一詞氣應爾非有抵牾劉峻世說注卷六作

四十一人或傳寫譌二爲一又有作三十四人三十一人者皆誤

邑號朝歌顏子不舍

洪稚存曉讀書齋二錄曰顏氏家訓文章篇引吳均破鏡賦邑號朝歌顏子不舍按此事不知所出或係曾參之誤本按此語出緯書非曾參之誤也鄭元水經淇水注引論撰攷證按此論語識之一曰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子獨顧由履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子顧視凶地故以足履之使墮車也

紙鳶

郎瑛七修類稿云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爲官中之戲者原注見李業傳而紀原以韓信爲陳稀造放以量未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

鳶藏詔於中以達援軍二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線之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羊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放之而紙鳶之墜又可必在於援軍地耶其爲李業所始無疑按郎說非也陸佃埤雅釋鳥云墨子作木鳶三日不集公輸子之雲梯墨子之飛鳶是也今之紙鳶引絲而上令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放於此佃號爲博洽使果始於李業則佃距李業時甚近豈竟末之知而遠引墨子以爲證耶唐楊譽有紙鳶賦羅隱寒食日早出城東詩有回頭望紙鳶句路德延唐末人爲朱小兒詩有添絲放紙鳶句徐夤溪隱詩有春風卻放紙爲鳶句皆業以前人也可見唐時早有紙鳶之戲其不始於業明甚且歐陽五代史弟言帝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放紙鳶於宮中本未嘗專指業造薛史並不載此事今本薛史係從永樂大典錄出已佚其舊本及見於宋史

未知耶氏何據而云然唐李元獨異志梁武帝太清三年
侯景反圍臺城遠近不通簡文與太子大器爲計縛紙爲
飛空告急於州與紀原所言略異南史侯景傳有羊車兒
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云云則是鴉非鳥與二書所言又
異庾信哀江南賦烽煙隨星落書逐鳥飛信賦乃序當時之
事所言必足據則南史之鴉亦宜作鴉總之梁武之事無
論爲鴉爲鳥固見於正史耶氏豈未之考耶元好問壬辰
東狩後卽事五首之一有又唐張仵守臨洛爲田悅等所
見臺城圍紙鴉句用梁武事攻馬燧等救兵未進在急以紙寫放過悅營悅射之不及
乃落燧營言三日不救洛人且爲悅食燧等遂進解圍此
踵梁人故智而獲濟者亦可以解耶氏之惑矣至韓信事
見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一元無名氏誠齋雜記亦載之
蓋世俗相傳之說未見正史不足爲憑

程史

宋岳珂撰程史十五卷其名沿於李德裕 四庫目錄謂
其名不甚可解按程字本義說文曰牀前几也義無所取
當是用晏子鑿楹納書事攷工記注程讀爲楹以程爲楹
乃段借字

班孟堅

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張由古語也貽誦於時宜
矣然漢亦別有班孟堅東太山人建和十年按建和乃
桓帝年號言十年十有必年鄭尙書右丞拜沅州刺史見水經八
濟水注與固爲兩人

補亡詩

東廣徵補亡詩得入昭明之選故人皆知之夏侯孝若
亦有補亡詩六篇劉峻世說新語文學注引其詩曰既

斯虞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
孳孳恭誨夙夜是敦蓋是南陔一篇之辭餘篇亡矣

三字字

古人表德有用三字者晉張天錫字公純世說新語注
引張資涼州宋道士屈突無爲字無不爲李石續博物志與張詠同
時通洋山人以爲隋時人者見景迂一字伯以父陸游劉微及弟敘字伯貢父仲原
父歐陽修原父誌銘後人止稱貢父原父者省文也賈
類本誌助後人以貢父仲原父皆只一字蓋伯仲與甫之
蓋據范滂父帖單字滂臨時配以甫字爲說張宏毅字千
載心錄宋遺民金梁詢誼字仲經父宣宗時留守判官
劉祁歸潛志五國
朝寶應陶激字季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
之佗高歡字賀六渾

六更

褚稼軒堅瓠二集云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
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藝祖以建隆庚申受禪問國祚
修短於陳希夷有只怕五更頭之言蓋庚更同音也藝祖
命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二點并初更去其二以配
之首尾止二十一一點卽轉六更謂之蝦蟆更嚴鼓鳴鐘禁
門方開百官隨入終宋之世皆然楊誠齋有天上歸來有
六更汪水雲有亂點傳籌殺六更之句至理宗景定元年
應五庚申而宋亡謂非五更頭乎開元遺事云宮漏有六
更君王得晏起疑是設言耳 按此特後人附會之說李
賀秦王夜飲詩宮門掌事報一更一更或引作六更唐未
張蠙錢唐夜宴留別郡守詩有蝦蟆更促海濤寒之句是
唐時早有蝦蟆更之名蔡條鎮圍山叢談一漢魏以來警
夜之制不過五鼓蓋冬夏自酉戌至寅卯斗杓之建盈縮
終不過五辰故言甲夜至戌夜或言五更而已然曰八

後未至甲夜則又謂之昏刻至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
有謂夜漏不盡刻國朝文德殿鐘鼓院於夜漏不盡刻既
天未曉則但搥鼓六通而無更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
有六更吾頃於政和戊戌未得罪時曾待祠於宣和殿深
殿之禁嘗備聞之李心傳舊聞證誤四禁中鐘鼓院在和
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而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
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繫鐘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
椎鼓數十聲王禹玉宮詞云禁鼓六更交直早歸來還是
立班時禹王謂六更者明官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
實官鼓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故五更終竟時早聞於外
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
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
竟蔡條百納叢談云五更已滿云云據此則承平時蓋擊
鼓六通此云惟數十聲未知孰是也楊廷秀云紹熙庚戌
歲考試殿廡夜漏殺五更之後復打一更問之雜人云官
漏打六更按蔡程楊三人皆從官也所謂六更者皆親聞
之而或云打一更或云搥鼓六通或云椎鼓數十聲竟無
定論當考按李所稱百納叢談即鏡園山叢談也故其文
不復敘三說既不同而宋制大略可見可以證俗說之誣
周遵豹隱紀談宋內五更絕柳鼓徧作謂之蝦蟆更其時
禁門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

左冲

世俗信札往來每於某某頓首之下書某月日冲向不解
冲字何義問之人以恩忙對然冲字無此義也嗣與吳江
陳仲達茂才談及據言聞之先達云先輩信札用長幅紙
寫去如幅尾餘紙尙多則書左冲字冲虛也以防傳書者

之增減耳今人不知此義篇幅已滿妄書冲字謬矣余聞
其說頗有理以爲可正世俗之譌後閱補筆談云前世風
俗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答之曰反故人謂之
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自
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處不疑不
務過敬始知左冲之義實與敬空相同仲達所說尙未盡
然也池北偶談二十五云黃魯直云太祝辯九操操即拜
也三曰空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云謹空謂
空手此說不如筆談之說爲確近於大興陳氏見乾隆嘉
慶間人墨札於署名之後另一行書敬冲字又有書裕後
字者又有單書冲字者又知書敬空以示敬爾時尙通行
今則爲廣陵散矣惟書某月日冲者商賈尙行之近日合
肥李氏刻明賢尺牘有書餘空者有書謹空者有書左餘
者有書左冲者有書左質者有書空白者有書左長者有
書左無言者有書冲者

陰火

木元虛海賦陰火潛然焦弱侯筆乘云初不知其說後見
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
散如星火有力即不復見意元虛指此耳案文選李善注
陽冰不治陰火潛然曰言其陽則有不治之冰其陰則有
潛然之火也據焦說則李注誤余於乙丑六月由海道南
歸舟行至黑水洋風雨交作人夜之後海面火光出沒如
燐之飛蓋即所謂陰火也雖與異物志所言不同亦足以
證元虛之語陽冰不治即今之所謂冰海其冰常年不解
元微之和樂天游嶺南詩云夜海火燐燐自注海水夜擊
之盡成火所謂陰火潛然者也此與異物志所言爲一說

西施浣紗

西施浣紗事孫玉塘壁文新義錄謂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不載惟太平寰宇記載會稽縣東有西施浣紗石是西施浣紗事至宋初始入地志耳然王昌齡浣紗女詩吳王在時不敢出今日公然來浣紗王維詩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盛唐已入歌詠究不知其所據何書按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元徐天祐注十道志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紗石古紗字作沙說詳後十道志爲唐人梁載言所撰見新唐書藝文志是浣紗事唐人已采入地志寰宇記九十六會稽縣下會稽記縣東六里有土城山句踐索美女獻吳王得諸暨紵羅賣薪實新寰宇記作女西施鄭旦先令習禮于土城山山邊有石是西施浣紗石此條太平御覽

四十七

引作孔曄會稽記浣作澣澣古今字孔是劉宋時人唐人歌詠蓋本孔記新義錄既引寰宇記而不考會稽記爲何時人作眞目睫之見也惟浣紗石會稽記謂在會稽十道志謂在諸暨其地不符寰宇記諸暨縣下又稱紵羅山山下有石迹水是西施浣紗之所浣紗石尙存不出何所言之地與十道志同乃御覽羅山條下又引孔曄會稽記曰諸暨縣北界有羅山越時西施鄭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曬紗處今名紵羅山所言又在諸暨而變浣紗爲曬且同一孔記而所說不同豈傳寫有錯謬歟抑傳聞異辭歟西施既是諸暨人自當以在諸暨者爲是

浣紗事有五

西施浣紗一事也酈道元水經注浣紗溪在荊州爲夷陵州西北秋冬之月水色淨麗此又一事也任昉述異記

郎縣者西南遠夷國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紗忽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略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此又一事也廣輿記浣紗溪在青田謝靈運遊石門洞至此遇二女浣紗水邊靈運作詩嘲之一女亦答以詩須臾不見此又一事也劉義慶集林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之石見白居易六帖石部此又一事也與西施事爲五又唐張弧素履子履義篇子胥得浣紗女終成守義之賢考吳越春秋越絕記子胥所遇瀨水女子並稱擊絮不言浣紗不知張弧何緣而云然今揚州有浣紗女祠前人詩集並有題浣紗女祠詩承譌襲謬不知其非矣

質庫

老學庵筆記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子案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送還則此事亦已久矣按今之典當卽古之質庫也顧古惟僧寺爲之今則非富家不能爲矣此事甚便於民未可遽非特僧人不應爲耳

鉤抵匠

會典四十五工部瓦工有拔草鉤抵匠鉤抵乃北人方言謂以灰泥涂屋之罅漏也抵者指之省文說文手部作指撫也一曰摹也段玉裁注今人所用拔字卽指字也字林也又巾部懷墀地以巾擱之一曰著也段注擱卽手部指字今之拔字指者撫也涂地以巾按而摩之如今之擦漆羣書無廣韻懷塗著也按段之所說與今涂者之工作相似其字唐韻武巾切今俗讀若摩之止聲北音擱口此方

音也

張鸞乘查

詞人習用張鸞乘查事蓋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也
張華博物志下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
八月有浮查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齎
糧乘查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忽忽亦
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
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
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
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
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
時也白居易六帖部集林曰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
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

女支機之石紀附庚辰集四查客至斗牛詩注按隋志集

林乃宋臨川王義慶作則此說起晉宋間然博物志不載
支機石集林不言乘查各不相屬惟唐何類瑜查客至斗
牛賦曰客有遠人寰家海濱喜仙查之千里每秋風之八
月知必至之不欺乃乘流以長發又曰飲牛於津者誰子
弄杼於室者何人忽聘盼以相顧雖婉婉戀而不親既持石
以贈子令致問于嚴遵乃以乘查贈石合爲一事莫省所
出又考唐趙璘因話錄曰漢書載張鸞窮河源言其奉使
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
上每年八月見海查來不違時齋一年糧乘之到天河後
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
成都嚴眞觀有一石俗呼謂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留
之寶歷中余下第還家于京洛途中遇官差遞夫昇張鸞

查先在東都禁中今唯詔東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
輩詩往往有用張鸞查者相襲謬誤矣縱出雜書亦不足
據乃知當時已不知出處特據俗傳賦之耳今按文達此
說引證頗詳海渚居人之非張鸞博物志本文原自明白
張言乘查不言贈石劉言贈石不言乘查且一居海渚一
尋河源似當爲二事惟梁宗懔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
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
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
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杼機石與騫俱還後至蜀問君平
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杼機石爲東方朔所識今
荆楚歲時記一卷內無此條見問密癸辛稗志太平御
覽五十一引荆楚歲時記曰張騫尋河源得一石示東方
朔朔曰此石是天上織女杼機石始以乘查贈石尋河源
合而爲一且屬之張鸞庾信楊柳歌流槎一去上天池織

女支機當見隨又枯樹賦黃河千里槎庾肩吾奉使江州

詩漢使俱爲客星槎共逐流既合乘槎贈石爲一事而曰
黃河曰漢使似卽指張騫而言與荆楚歲時記所言隱隱
相符則其說必起於梁以前矣唐人詩如李嶠之石類支
機影池似泛槎流駱賓王之寄語天上弄機人寄語河邊
植槎客代女道士李靈如贈道士李靈杜甫之乘槎斷消息何處覓張騫
首感五查上似張騫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王洽然之不逢
星漢使誰辨是靈槎古木臥錢珙之難逢星漢使烏鵲日
乘槎元稹之迢遞河源道因依漢使槎皆用此事而少陵
之兩指張騫尤爲顯然張騫本傳本無乘槎之事又騫武
帝時人嚴君平爲王莽時人亦遠不相接蓋事本悠謬後
人因博物志有織婦牽牛人云云復幻出尋河源贈石事
因尋河源而附之張鸞襲謬沿譌遂爲藝林故實或云事

出東方朔內傳今此書不傳然以神異經十洲記諸書推之亦必後人偽撰不足憑也又洞天集嚴遵仙槎唐置之鱗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鑊堅而不蠹李德裕載細枝尺餘刻爲道像往往飛去復來廣明以來槎亦失去此與因話錄所言張騫查當是一物而以屬之嚴遵尤爲怪誕至王嘉拾遺記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挂星查羽人棲息其上所言本荒誕且別是一事與茂先所言無涉乃隨園隨筆據之謂堯時已有此槎可謂想入非非矣

浮白

禮投壺若是者浮正義曰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小爾雅浮罰也謂罰爵也漢書敘傳皆引滿舉白注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憑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酌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按魏文侯事兩見說苑一在尊賢篇云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云云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噲而不讓淮南子引此事舉酒作舉白一在善說篇曰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噲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噲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云云君曰善舉白而飲殆一事而傳之異辭歟以後一事推之白自是罰爵之名金壺字考引內則之酒清白爲證謂白事酒昔酒也色皆白故以白名之似未確

玉筍班

黃魯直謫涪詩人高荷贈詩云點檢金閨彥淒涼玉筍班時人以爲切對見吳炯五總志考唐書李宗閔傳俄復爲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姚寬西溪叢語下據之以爲玉筍班因此得名然鄭谷詩渾無酒泛金英菊漫道官趨玉筍班似指官聯而言非謂名士也孫光憲北夢瑣言五沈蔣人物條云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筍班又外郎班者榮不襍亦號玉筍班則玉筍班別有兩說不必似姚寬語也

踏青

隨楊帝望江南詞第六首踏青闌草事青春孫思邈千金月令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秦中歲時記上已賜宴曲江都人於江頭禊飲踐踏青草謂之曰踏青履舊唐書代宗紀大歷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無名氏壺中餐錄蜀中風俗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蘇軾詩序眉之東門外有墓頭山上有亭樹松竹下臨大江每正月八日士女相與游嬉飲酒于其上謂之踏青月令廣義蜀俗正月初八日踏青遊冶元費著歲華紀麗譜二月二日踏青節初郡人游賞散在四郊張公詠以爲不若聚之爲樂乃以二日出萬里橋爲綵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之歌吹前導號小遊江蓋指浣花爲大遊江也士女駢集觀者如堵後以爲故事按踏青乃春遊之名諸書所述日月各異或謂南北氣候寒煖不同如因節物之早晚爲遊賞之期然壺中餐錄等書並述蜀事而月日亦不同此殆各處風俗之異不盡關氣候也孟浩然大隄行詩萬歲春草生踏青二三月正不拘定月日矣明劉洞帝京景物略三月清明

條言是日簪柳游高粱橋日踏青則今燕俗猶然
俗又劉高上已詩踏青看竹共佳期春水晴山被袂祠與
秦中歲時所言同也

文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百官志云陵
園令六百石掌案行埽除也儲光義詩近臣朝瑣闥詞客
向文園杜牧詩文園終病渴休詠白頭吟皆指相如言也
四庫總目有明程希堯文園漫語一卷是竟作文章家
語與文林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文林辭園宋文苑書有
文苑文園之問景龍四年祠海詩三入文史林文苑書有
傳文園稱文園四友推德七子鄭考或用矣
婦人稱居士

宋黃錄母號冲虛居士有詞稟朱淑真號幽棲居士李清
照號易安居士

蒙恬造筆

初學記文部筆案博物志蒙恬造筆又案尚書中候元龜
負圖出周公授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
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
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
拂秦謂之筆是也按今本博物志無古今注牛亨問曰自
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
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
毫非免毫竹管也北戶錄二引此稱世有短非謂古筆也
此五字御覽六百書名為董仲舒答牛亨問非謂古筆也
五所引有今本無御覽所引枯木作格蓋形近而訛桂氏
說文義證引古今注以枯木上有古字不知所據何本有
此字文義始明若如今本則恬所造非免毫竹管矣蒙恬
據今本謂恬之毛穎傳何以獨之恬也類真子錄蒙恬古
為筆非免毫

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
木斗竹筆故字从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至恬乃以
兔毫故毛穎傳備載之事文類聚程泰之曰張子訓嘗問
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古非無筆但用兔毫
自恬始耳此二說皆足與昌黎之傳相證趙雲松據今本
古今注謂恬之為筆非免毫恐未必是

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華酒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內時九月九日佩
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并采莖葉雜
粟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
吳均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曰
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
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舉家登山夕
暈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問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
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按費長房東
漢時人見後漢書方術傳據西京雜記則西漢時已有佩
茱萸飲菊酒之事西京雜記酉陽雜俎以為吳均作與齊
諧既出一手何言之異耶

御史臺梅南臺亦可稱西臺

分甘餘話唐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
為文昌臺而以御史為南臺故今都察司稱南臺不可稱
為文昌臺唐人稱李栖筠為李西臺宋人稱李建中為李西
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猶近理栖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
臺則不可解矣按唐書職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為
中臺中書門下為東西臺御史臺為憲臺咸亨元年依舊
光宅元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俄改文昌都省御史臺改

爲左肅政臺右肅政臺神龍元年臺閣官名並依永清以前故事據此則諸臺之稱乃龍朔以後事迨神龍時又復舊非有唐一代皆遵用也至御史臺之稱南臺不始於唐梁元帝薦鮑幾表近處南臺欲遷二鮑之則北齊書宋游道傳文襄以崔暹爲御史中丞游道爲尙書左丞日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通典後魏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悉送南臺然皆對北省而言初非當日官署之名唐時亦惟東西臺有定名南臺之稱亦流俗相承耳程大昌演繁露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御史呼南臺又唐都長安於洛陽爲西而洛陽亦有留臺故御史長安名西臺而洛陽爲東臺是御史之稱西臺實當時相沿如此漁洋以爲不可稱殆未考及

樹挂

下樹挂大人怕今北方諺也樹挂卽春秋所書雨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名樹稼舊唐書五行志云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而數日不解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宋時謂之木稼王安石韓魏公輓詞木稼曾聞達官怕石林詩話言今諺語雨木稼達官怕是歲雨木冰故王詩及之王濟之震澤長語云余在京師成化末親見之似煙非煙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尋丈不辨草樹玲瓏皆成幡幢寶蓋少壯須髮盡成老翁父老云是謂木稼道光庚戌之冬京師夜雪北曉瓊林璀璨奇花異藥作雩彈之形初日不融彌增鮮映識者曰此樹挂也余時方卅角今猶憶之無何穆耆二相奉罷黜之命知其應果不虛矣

冠子

冠子首飾也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羅爲之令宮人戴蟬冠子隋主于江都宮水精殿令宮人戴通天百葉冠子和凝宮詞碧羅冠子簇香蓮結勝雙銜利市錢又云芙蓉冠子水精簪閑對君王理玉琴花蕊夫人宮詞百首之六宮一例雞冠子新樣交鑄白玉花今北方婦人年長者多戴冠子不知卽其遺式否

戶封八縣

千字文戶封八縣汪暉譚議云自秦罷封建漢初復分王子弟後懲七國之禍膺封爵止食其邑之戶然東漢吳鄧之功所封不過四縣晉惟羊祜得封五縣茲云八縣未知何所指也按漢時王國封域極大後雖削弱然前漢地理志續漢郡國志所列王國領十餘縣者尙多其領八縣者前漢志則有膠東國梁國續漢志則有勃海國彭城國又王常於更始時封鄧王食八縣見本傳戶封八縣當卽謂此類至東漢列侯封國不過四縣惟賈復封膠東侯食六縣無逾此者矣

跪拜曳一腳

後漢高句驪傳跪拜曳一腳與今日之請安相似不知近日之朝鮮其跪拜尙如此否

日南隨筆卷一終

屏翳

楚詞天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注萍萍翳雨師名也
文選張協雜詩豐隆迎號屏李善注引楚詞萍作屏又陸
機贈尚書顧彥先詩屏翳吐重陰李注引楚詞作屏翳起
雨又曹植洛神賦注引虞喜志林曰章昭云屏翳雷師喜
云雨師此一說也又司馬相如大人賦召屏翳誅風伯而
刑雨師史記正義應云屏翳天神使也章云雷神也此又
一說也洛神賦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李善注說屏翳
者雖多並無明據曹植詰咎父曰河伯典澤屏翳司風植
既皆為風師不可引他說以非之此又一說也三說不同
然離騷經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注豐隆雷師又後飛廉
使奔屬王逸注飛廉風伯也淮南子天文訓許慎注一東

隆字

東

下引風俗通祀典篇說同張協七命豐隆奮椎飛廉扇炭
亦用叔師之說是雷師風師別自有名不應復稱屏翳且
此三名者皆原于騷不見經典李崇賢已云並無明據疑
即出于楚俗自當以騷為據也相如子建之說或漢魏傳
聞異詞耳

山參

神異經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
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
以食蝦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中爆州而
出細引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
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
先於庭前爆竹以解山臊惡鬼杜公瞻注引神異經長尺
餘下有一足二字爆州而出作州燁有聲韻府引此記有

六復云元黃經所謂山獺鬼也其字又作獺鮑本御覽

九引歲時記亦作山臊漢魏叢書本歲時記有校語云據
按御覽引作山魃當是所見本異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五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參永嘉郡記作小魃一名山駱
一名蛟蛟一名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
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至赤白相見狀如
射侯犯者能役火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魃御覽八十八
鄧德明南康記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脚爪
如鉤利高岩絕峯然後居之佩文韻府二蕭魃下引南康
記山間有木客形骸皆人也但鳥爪耳巢于高樹伐樹必
害人一名山魃不知所據何書與御覽所引不同又御覽
八十八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一尺餘
黑色赤目髮黃被身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高

尺許

二

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二枚杳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
者雄舍下者雌室傍悉開口加之恐是如規體質虛輕頗作
木筒中央以鳥毛為褥此神能變化隱身罕覩其狀蓋木
客山參之類也漢魏叢書本任昉述異記無此條隋書藝
為任書抱朴子內篇七山中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
御覽八十八向後喜來犯人人人山若夜聞人御覽引若
十六引作足作其音聲大御覽引語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
也一名熱肉御覽引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
一足其名曰暉御覽引又或如人長九尺御覽引作寸衣
裘帶笠名曰金累御覽引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
見之皆以名呼之原注下飛即不敢為害也按御覽八
三引神異經山參作山參與酉陽雜俎所引合類篇犬
部集韻六豪參下引神異經之文是唐宋本原不作臊

也御覽爆州而出作州焯音朴而出焯焯當从韻府所引作州焯音卑當作音畢鮑本御覽論也廣韻四宵相邀切下魑山魑出汀州獨足鬼六豪蘇遭切下無殄字類篇魑思邀切山鬼殄思邀切山鬼又蘇遭切引神異經集韻四宵思邀切魑殄山鬼或作殄六豪蘇遭切下但引神異經是分山鬼山殄爲二雜組則合山殄山魑爲一韻府所引南康記又合木客山魑爲一雜組言巢大如五斗器與述異記之山都又相似雜組一名蛟蛟一日當從抱朴子作蛟蛟蛟皆傳寫之誤也然則山殄也木客也山都也山精也實一類而各種也山殄一足廣韻之獨足鬼亦即其類玉篇鬼部無魑雜組稱俗言山魑則魑本後起俗字山樸山蕭山膝則同音段借也

海河江

洪稚存曉讀書齋三錄幽冀之境有水皆名爲海吳越之地有水皆名爲河至黔蜀之區有水皆名爲江 案子虛賦下屬江河水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長卿此賦以雲夢爲言故文穎注云爾然則冀州之境不名水爲海也後漢書酈炎傳韓信釣河曲章懷太子注韓信釣於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莊子自淝河以東釋文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今直隸山東之境凡水皆曰河與吳越無異蓋自古已然不區南北也惟塞外有水皆名爲海黔蜀有水皆名爲江今猶如此

白門

白門有四後漢書呂布傳布與麾下登白門樓章懷太子注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

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酈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太平寰宇記淮陽軍云中城呂布所守也南臨白樓門又云下邳縣下引北征記周十里半中城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擒布于白門即大城之門也按據寰宇記之文蓋本此下邳之白門也南史王儉傳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傳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古楊叛兒曲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李白楊叛兒曲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王琦注宋書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胡三省通鑑注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西方色白故以爲稱此建康之白門也南史胡僧祐傳大寶二年景圖王僧辨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侯令援僧辨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是時元帝在江陵此江陵

之白門也龔鼎臣東原錄青社有白門士人多問其名據淮南子載八極其西北方曰白門高誘謂金氣白故曰白門蓋天下諸城西北門皆號白門後漢張衡思元賦云駭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雖志在高邈然亦自西徂東也又呂布在下邳郡與麾下登白門樓下邳城三重即大城之門也故水經注謂南門爲白門今青社白門在北城而西偏南向則酈元所謂南門者其理亦通此青州之白門也至白門之義淮南子地形訓入紘之外乃有八極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高誘注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是在西南方者方合江陵之白門不知其在何方下邳爲南門青州爲西北門皆與西南之義不符惟建康爲西門尙合金氣白之義東原錄引淮南作西北方恐傳寫譌也一統志江甯府古蹟建康故城

引舊志南朝故都城周二十里有門十二正南曰宣陽門
晉太寧二年王敦將沈充錢鳳渡淮突犯宣陽門梁太清
二年侯景渡朱雀航入宣陽門是也正西曰西明門一名
白門宋元嘉二年徐羨之承詔至西明門外梁敬帝時徐
嗣徽逼建康陳霸先出西明門大敗之是也西明之南曰
廣陽門西明之北曰闔闔李昉官苑記所載建康諸門西
面二門南曰闔闔北曰西明與
舊志宋書謂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與舊志之言不合未
詳至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驛亭三楊柳正當白下門
楊齊賢注白下亭在今建康東門外按一統志白下故城
在上元縣西北本名白石陂晉咸和三年陶侃討蘇峻至
石頭從部將李根言於白石築壘宋元嘉二十年閻武於
白下昇明中蕭道成使李安民鎮白下治城隍齊書南郡
邪郡本治金城永明元年徙治白下世祖以白下地帶江

山故徙郡治之也又永元二年崔慧景率軍水路征壽陽
軍頓白下帝出瑯邪城送之舊唐志武德九年改金陵爲
白下移治白下故城建康志今靖安鎮北有白下城故基
去府城十八里胡三省通鑑注蓋卽今之龍灣舊唐書地
理志武德九年改金陵爲白下縣移治白下故城貞觀七
年復移今所九年改爲江寧縣太平寰宇記昇州上元縣
故白下縣城在縣西北十四里是金陵白下本屬二地唐
移縣治於白下而縣名亦改迨移還舊治而縣名復改江
寧而金陵遂仍稱白下輿地紀勝上元縣金陵鄉有白下
城故城去城十八里蓋沿舊名也太白此詩之白下門殆
泛言白下之門非西明門亦名白門者也白下亭是否以
白下城得名城在縣西北而亭在東門外則相去必較遠
所未詳也十七史商榷云南史宋明帝紀末年多忌諱宜

陽門謂之白門上以不詳諱之尙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
變色曰白汝家門愚考白門正南門也故以白爲諱若旁
側當不至是建康實錄卷七自注備列諸門名今除東西
北不數就南面考之彼文先云建康宮城六門案地輿志
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晉江左所築但有宣
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宣陽爲六
南面三門最西曰陵陽門後改名爲廣陽門次正中宣陽
門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門三道上起重樓懸楣上刻木
爲龍虎相對皆繡栴檀井南對朱雀門相去五里餘名爲
御道開御溝植槐柳次最東開陽門云云據此則知白門
乃南面正中門也但此段所列門名仍是舊宮之門祇因
舊惟一門今添其五故於作新宮下敘述此卷下文許嵩
自注又列臺城五門名皆與上文五門名異而引修宮苑
記云南面正中大司馬門世所謂章門拜章者伏於此門
待報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夾道開御溝植槐柳世或名
爲闕門云云此段所列則新宮之門矣要之白門是發始
初建正南門故後人通稱金陵爲白門按南史所言卽本
宋書據商榷此說似白門爲建康之南門與胡三省及各
志所言歧異當再考之

曲陽

大同府志載尹耕三曲陽辨云漢地理志曲陽有二一曰
上曲陽屬常山郡注在恒山北谷卽禹貢恒水所出處有
恒山祠一曰下曲陽屬涿鹿郡注今鼓聚昔陽亭晉荀吳
滅鼓卽此常山有上曲陽故此加下今正定府復有曲陽
縣既非鼓聚又不在恒山北谷是三曲陽也攷定州志曰
曲陽卽秦所置曲逆後因之有曲逆溪在城北曲而西流

漢志曲逆屬中山國蒲水所出東入滹水在城北曲逆
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今之曲陽爲漢
之曲逆明矣按此辨殊誤漢志縣之以曲陽名者凡四一
屬九江郡常爲侯國注應劭曰在淮曲之陽一屬鉅鹿郡
曰下曲陽尹說以爲屬涿鹿者誤漢有涿郡無涿鹿郡也
一屬常山郡曰上曲陽一屬東海郡注應劭曰在淮曲之
陽尹說謂漢志曲陽有二者誤也今曲陽縣卽漢之上曲
陽屬定州一統志云上曲陽故城在曲陽縣西戰國時趙
邑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合軍曲陽漢置
上曲陽縣灌嬰傳嬰從擊陳豨降上曲陽水經注本岳牧
朝宿之邑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元
和郡縣志恒陽縣東至定州六十里本漢上曲陽縣高齊
天保七年除上字但爲曲陽隋開皇六年改爲石邑其年

八邑

七

移石邑於井陰于此置恒陽縣以在恒山之南因以爲名
唐書地理志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舊志故城在今縣西
四里後魏移今治據此則曲陽之爲上曲陽原委分明無
庸致疑若漢之曲逆爲今之完縣未嘗有曲陽之名陳平
封曲逆侯其墓在完縣西北六十里陳侯村見一統志完
與曲陽接壤而非一地尹說以曲陽屬正定又以曲逆爲
曲陽者亦誤也一統志定州下云恒山在曲陽縣西北亦
曰常山亦曰北嶽亘保定府西境及山西大同府東境漢
以避文帝諱改名常山又大同府下云恒山在渾源州東
南二十里卽北嶽水經注謂之元嶽其按語云恒山漢書
地理以爲在上曲陽歷代諸志皆因之尙書周禮注疏亦
云自漢宣帝神爵元年祀北岳常山於曲陽唐宋祀典皆
在定州至宋始有恒山設於遼從曲陽望祀之說明人

定渾源之元岳爲恒山宏治六年馬文升請以正祀典
修治渾源州舊廟而秩祀尙在曲陽 本朝順治十七年
始改岳祭於渾源是北岳之祀固已改正而上曲陽之地
未嘗就湮也尹氏之意欲改祀北岳於渾源而謂漢武修
封還至上曲陽視恒山皆不在今曲陽上曲陽既在北谷
山行峻絕其廢遂久將古來傳記一概末殺而爲此憐悵
無憑之語似未足徵信於志乘也

奴兒干

元代流遠之制有發奴兒干出軍者見元典章元史英宗
紀至治元年二月監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
珪李謙亨諫造壽安山佛寺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
杖珪謙亨竄于奴兒干地三月宦者李羅鎮青兒坐罪流
奴兒干地考明一統志女直自開原遼北因其部族建置
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
等職有奴兒干都司建州衛奴兒干衛又云遼東都指揮
司本漢襄平遼陽二縣及遼東郡治所三萬衛在都司城
北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金爲會寧府元爲開元路洪
武二十一年置兀者野乞例迷女直軍民府二十二年罷
府置衛開元城在三萬衛西門外西北曰上京京南曰建
州北曰肇州治始興縣東北曰奴兒干城 按奴兒干爲
漢世遼東之地並非荒遠之區乃元時以處流遠之罪人
豈爾時戶口衰耗人民稀少耶

三邊

史記律書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注家不言三邊何指以
下文推之謂南北東也其文云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
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又云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又云

顧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隔此其誰也又後漢靈帝紀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章懷注謂東西與北邊按下文云八月遣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出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雁門護烏桓校尉夏育出高柳並伐鮮卑雲中雁門二郡屬并州高柳代郡之縣屬幽州又鮮卑傳檀石槐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縣二十餘邑爲西部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則此三邊者指幽并涼章懷注泛指東西北邊似未核此傳文也又晉書張軌傳論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軌所統爲涼州一部則此三邊當指涼州言涼州之地斗絕羌胡中故有三邊也明史職官志總督

陝西三邊軍務一員弘治十年火篩入寇議遣重臣總督

陝西三邊軍務一員弘治十年火篩入寇議遣重臣總督

陝西甘肅延綏甯夏軍務乃起左都御史王越任之王越傳弘治十年春廷議設總制府於固原舉定西侯蔣琬爲總兵官越提督軍務總制延綏甯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詔罷琬即以越任之三邊設總制自此始則此三邊指延綏甯夏甘肅言與漢晉之三邊又不同矣

少陵戲爲章偃雙松圖歌我有一匹好東絹仇注引坡集詩注鵝溪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東坡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埽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詩王注續曰鵝溪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施注茶錄蜀東川鵝溪畫絹作茶羅底佳查注任淵山谷內集注鵝溪今在潼川畫絹所出按唐

書地理志陵州仁壽郡土貢鵝溪絹而鹽亭屬梓州梓潼郡土貢無絹元和郡縣志梓州陵州皆貢絹而不言鵝溪元豐九域志陵井監下唐陵州熙寧五年廢爲監土貢無絹梓州梓潼郡屬縣鹽亭下注何店白馬宕渠臨江鵝溪五鎮是鵝溪乃鹽亭縣鎮名而土貢亦無絹太平寰宇記梓州土產無絹陵州土產進鵝溪絹注云出梓州元武縣鵝溪所言與唐志合惟鵝溪地不屬陵州何以陵州獨貢此物且九域志地在鹽亭而寰宇記地在元武所言又不合一統志潼川府山川有鵝溪在鹽亭縣西北八十里入梓潼水豈此水亦經流元武縣界故寰宇記屬之元武耶益州于役記紫荊河南流即鵝溪溪水漂絹最白子瞻詩愛殺鵝溪白繭光指此矣漁洋詩十里鵝溪碧玉流陳登龍蜀水考潼江又南至鹽亭縣界一百里至縣城南合鵝

溪亦名泓江源出綿州衆壑聚成下流八十里過鹽亭縣治轉東合於梓潼水

孔曄卽孔靈符

御覽四十鵝山下孔靈符會稽記兩條其第二條與寰宇記九十所引孔曄記同寰宇記白樓亭孔曄記云江夏太守朱輔于山南白樓亭立學教授御覽引作孔靈符是孔曄孔靈符爲一人宋書孔季恭傳季恭會稽山陰人子靈符爲會稽太守章實齋宗源隋經籍志考證疑曄乃靈符名而以字行故宋書本傳祇稱靈符其說是也藝文類聚所引或作孔臯御覽所引又作孔華殆曄訛爲華華又譌爲臯歟

崔君苗應君苗是兩人

因學紀聞十二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軌欲

春秋

古者列國之史皆名春秋不獨孔子所修之魯史也如夏

帝春秋宋王韶之訖義熙九年宋書王韶之傳父偉之

若聚之爲樂乃以出萬里橋爲綵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歌吹前導號小遊江秦中歲時記二月二日曲江採菜士民遊觀極盛會稽志二月二日府帥領客觀渡又云二月二日始開西園縱郡人遊觀謂之開龍口四川記二月二日爲市村民畢集郡守就於龍興寺前立山棚設帷幕聲樂以宴樂將吏累日而罷是二月二日亦有聚會之地不必定以陽月矣

一字有不聲去聲

一字入聲北人多誤呼平聲然參同契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作平聲叶又有作去聲叶者左思吳都賦藿蒟豆蔻薑棗非一江籬之屬海苔之類

司字有去入二聲

司字韓非子外儲說右與上司餌爲韻鬼谷子反應篇司事爲韻王粲酒賦司饔爲韻左思魏都賦侍吏司治爲韻潘岳在懷縣作司志異爲韻漢書敘傳司媒疾爲韻古音其聲久聲師古曰司合韻音先寺反集韻七志司相吏切此去聲一讀乃古韻也容齋隨筆司有入聲如白居易詩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武元衡詩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是也老學菴筆記入白樂天詩云云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尙書自翰林謫鄜州行軍司馬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爲屏又云官爲軍司馬身是謫仙人蓋此音司字作入聲讀字典口部司下云按司有平去二聲白武二詩所用當係去聲讀作入聲者無據不可從按右丞送宇文三赴河詩適聞田司馬更逐李輕車是唐人司字有仄聲一讀但不知是去是入耳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若天之司莫之能職

司職爲韻上文則讀作入聲初非無據也

案

正字通凡官府興除成例及獄訟論定皆曰案又著書起義亦曰案案漢書案驗之案皆作案淮南時則訓案程度高注案視也後漢書鐘離意傳案察之也著書起義其意亦當如是今皆作按按乃抑下之義其義不同又荀子不苟篇非按亂而治之之謂也楊倞注案據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集注案依也今時刑名公牘有按律定擬之文其字亦當作案案謂據律依律也

日南隨筆卷二終

一出

字彙補云傳奇中一回為一齣俗讀作尺或云本是齣字
譌作齣也蓋齣乃食之已久復出嚼之今傳奇進而復出
故有取於齣云按一齣應作一出世俗有書作一出者人
以為誤而不知其暗合也世說新語文學謝車騎在安西
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
處來荅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微識

今時戲劇中凡戎裝者背插小尖角旗四蓋即古之微也
亦謂之識說文巾部微微識也目絳帛著於背春秋左氏
傳揚微者公徒也杜注微識也疏微識制如旌旗書其所
任之官與姓名於其上被之於背詩六月識文鳥章鄭箋
識微識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戎士
介而揚揮薛綜注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善曰左氏
傳揚微者公徒也微與揮古字通合觀數說知此制甚古
微正字微揮並段借字

勑

今人信札署名每書某某勑勑字作書字解誤也說文水
部勑水之理也攷工記石有時以勑鄭司農云勑謂石解
散也其義並遠依俗所用當作物勒工名之勑其義較近

綠沈

朱翌猗覺寮雜記論子美詩苔臥綠沈槍引齊諧記王微
伯綠沈漆榼事謂綠沈者漆名按綠沈深綠也色名非
漆名姚寬西溪叢話綠沈以調綠漆之其色深沈如漆調
雌黃之類器物之稱綠沈者槍榼之外則有扇陸龜蒙詩石虎造

象牙桃枝扇或綴筆王羲之筆經有人甲隋書張劉劭
賦色或綴紫色筆以綠沈漆管見大淵傳弩趙都
賦帝詩文屏風宋元嘉鼓樂志服六典鼓吹工人他如
南史任昉傳有綠沈瓜皮日休新竹詩一架三百本綠沈
森冥冥皆言其色焦氏筆乘綠沈設色名猶今所謂沈水
色耳宋人詩話解杜詩乃謂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
苔為綠所沈此何等語耶北史隋文帝嘗賜張大淵以綠
沈之甲薛氏遂以綠沈為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本
綠沈森冥冥趙德麟遂以綠沈為竹皆誤也

衰然

漢書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衰然為舉首注張晏曰衰進也
師古曰衰然盛服兒也詩邶風旄邱之篇曰衰如充耳衰
弋授反胡廷佩鳴玉訂譌錄錄云劉夢得詩俊骨英才氣
衰然策名飛步冠羣賢俗作衰讀侯然非案旄邱傳衰盛
服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漢書蓋有作衰
作衰二本張晏所據本作衰故訓曰進也禮記樂記故禮
有衰注衰猶進也廣韻衰進場美也師古所據本作衰故
引詩以釋之詩釋文衰本亦作衰則衰之為衰其來已久
不自今始衰即衰隸變俗作衰然即出于張晏之本不得
遽斥為非

蕞爾

左傳昭七年蕞爾國注蕞小兒釋文蕞在最反胡廷佩云
俗誤讀撮以蕞與撮字形相似耳案說文絕朝會東茅表
位曰蕞史記作蕞叔孫通傳為縣蕞如渚日置設縣素為
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蕞位韋昭曰引繩為縣立表
為蕞漢書師古注蕞同蕞然則蕞蕞一字蕞唐韻子說切
故蕞字亦讀從入聲其源流如此非以字形相近

峪

峪字說文不收集韻三燭俞玉切下列谷峪二文注曰爾雅水注谿曰谷或从山靈壽縣志慈峪鎮金史作慈谷平谷漢縣名屬漁陽郡元魏時省金大定二十七年析漁陽縣置平峪縣元初省旋復置平谷縣是谷峪古今字問奇集云平峪縣名讀如裕此蓋方音北人讀欲如裕今京東西地以峪名甚眾其音皆如裕

餛

宋趙叔向胃榮錄曰歸田錄云京師食店賣酸餛者皆大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从食餛从音有滑稽子曰彼家所賣餛餛不知為何物也以余觀之山谷法帖見於世者皆作酸餛韻略上聲集韻與陷同音在去聲注云餛中豆也篇韻皆無餛字不知歐陽公從何得也

八日南三

三

按類篇食部餛平餛切餅中肉又肉部廉臘音義並同集韻五十八陷平餛切列餛為正文訓餅中肉廉臘臘三字為或體餛字類篇云餅也與集韻小異而皆不收餛字至字彙始云餛音陷凡米麪食物坎其中實以雜味曰餛或作餛并引歐陽歸田錄之語是字彙即本歐陽之說以叔向之語推之當是北宋時俗字正字通乃云本作餛別作廉臘餛非亦未見叔向語耳抑又考之餛說文賤也小食一日廉潔也廉玉篇魚兼切美也又口謹切舊左右虛肉處二字較古而皆別有義訓則釋為餅中肉亦段借之文事為後起古無正字也廉玉篇廣韻皆訓為豆半生讀上聲類篇集韻始有去聲一讀訓為餅中豆蓋亦後起之義

早晚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七京中俗語謂何時日多早晚

近蓋隋書藝術傳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

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

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驟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

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族弟伯山曰然則

此語蓋由來久矣按詩夜如何其箋云宣王以諸侯將

朝夜起日夜如何其問蚤晚之辭本字此即俗語之所自

出不始於隋書陶淵明問來使詩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

目亦是此義其見於唐人詩者尤多如東川送司勳盧員

外詩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太白長干行早

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又口號贈楊徵君詩不知楊伯起

早晚向關西少陵詩春雨兩閭閻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

香山寄弟妹詩早晚重歡會羈離各長成殆其方言如此

也至戰國策衛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

日借之新婦謂僕日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日滅

龍將失火入室見日曰徙之廬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

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韓非

子難二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

寒溫之災則入多此正言時之早晚又一義也晉書劉毅

傳南史劉湛程靈洗二傳皆有早晚字蓋於是後一義

硯瓦

米芾畫史古書畫皆圓蓋有助於器晉唐皆鳳池硯中心

如凹故曰硯瓦如以一花頭瓦文三足爾一援筆因四勢

鋒已圖書畫安得不圓本朝研始心平如砥一援筆則福

故字亦福邵博聞見後錄硯瓦者唐人語也非謂以瓦為

硯蓋硯之中心隆起瓦狀以不溜墨為貴羅通俗編

硯

六 按二說相反未知孰是李咸用有謝人遺端溪硯詩
信其爲唐人語也或云古初硯實用陶瓦觀昌黎毛穎傳
稱硯爲陶泓可見理亦有之 按少陵石硯詩聯坳各盡
墨李山甫石硯詩方圓一勺深黎逢石硯賦欲精研而染
墨在虛中而貯水皆與畫史之說同邵說未足信也

稜

稜俗稜字一作去聲讀少陵 鄭日夔府詠懷奉寄
公哇稜邨依野廟塿原注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
稜岸也音去聲米鶴齡注按韻書稜字無去音蓋方言也
陸龜蒙詩我本雖無一稜田平生笑傲空漁船稜亦讀去
聲是唐人方言有此陸放翁戲作詩秋稼連雲一稜無范
石湖詩汗菜一稜小周圍蓋即用陸詩話至東坡 補同游
白水詩悉傾白蜜收五稜細刷黃土裁三極五稜施注謂
卽紫石英翁注合注謂是羊桃王注從之以下句推之其
說是次公注謂廣南以田畝爲稜收五稜則所種酒稻也
其說可證田稜而非蘇詩之意稜謂廉角不指田言 正字
蘇詩云自注稜去 聲今蘇詩無此語 凡物之廉角曰稜俗體從禾正字通以
稜爲別一字非也

一餉 一响

昌黎詩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按說文餉饋也一餉猶
言終日之頃耳韓偓詩兩情含眷戀一餉致辛酸陸鴻漸
武東山記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宋王嘉叟 題王龜
餉繁華究竟空 集下 陸佃 依韻和再開芳 詩四季花凡
一餉紅孫觀詩邯鄲樂無度夢短一餉榮孔武仲詩一餉
春聲回宿鳥半天寒色在啼鴉張來詩寄身愛憎閒得失
眞一餉皆作一餉東坡詩題詩送酒君勿謂免使退之嘲

一餉則用昌黎語也李後主淘浪詞一响貪歡苦薩蠻
一响畏人顛張先卜筮子慢詞一响凝思並作一响篇海
响响午也似失其義說文曰鄉不久也段若膺注今人語
一响半响皆是日鄉字之俗然日鄉訓不久一不八半不
久頗爲不辭其說亦未可信

一乃 一撇 一千

大語續編 第七十 拆字戲云得錢一萬乃呼一乃得鈔一
千乃呼一撇今諺語尙如此劉貢父詩話今言萬爲方千
爲撇非訛也若隱語耳是北宋已有此風不始於明初矣
通俗編引繼世紀聞劉瑾用事賄賂公行凡有干謁者云
饋一千卽一千之謂云饋一方卽一萬之謂後漸增至幾
千幾方按萬或作方以方爲萬以千爲干皆以形似也一
撇其起筆也今俗又有言一艸一竿者艸取其首竿又干
之同聲也

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

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俗語也新進士賜及第者必以
黃紙硃書此二句貼于大門坊刻神童詩亦有此二句然
不知起於何時考詞苑叢談載劉改之清熙甲午赴省試
到建昌有美人來唱一曲中有穩跳龍門三級句似宋時
已有此語矣

刻轂刻馬刻壁

足不著履曰刻轂唐人醉公子詞門外獨兒吹疑是蕭郎
至刻轂下香階兔家今夜醉詩史南唐後主納繼后周氏
製樂府盡其事子夜詞云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
邊去刻轂步香階手提金鑲鞋秦觀河傳云記那回小曲
開干西畔髮雲鬆羅轂刻李清照點絳脣見客人來刻轂

金似溜吳會能收齊漫錄一錢文僖公留守西洛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刻轍步於莎上傳唱踏莎行大約皆指婦女言也今謂不鞍馬曰刻馬古曰刻騎見吳禮部詩話牆壁之不繪畫者曰刻壁宋祁張屯田知兗州詩儒宮刻壁嚴祠豆督府均羊盛宴畢

月餅

東坡留別廉守詩小餅如嚼月王注言行錄丁晉公與楊大年拋令大年云有酒如綫遇鍼則見晉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按後世月餅之名或昉於此

准

今官文書準字省作准宋費衮梁谿漫志一省中出救舊用準字輒去其下十字或云蔡京拜相時省吏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準而寇萊公亦嘗作相不知書救避

諱自何時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言其非而日貫齋塗說

又云南齊書宋順帝諱準故史作准按史游急就章有准

蓋準之草書五經文字佩觿皆云字林作准則準之作准由來已久不始於宋並不始於南齊書也漢隸亦有准字見桐柏廟碑

劄子

孔氏談苑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勝子亦曰錄子今謂之劄子呂種玉言鱗宋之劄子即今之摺子是也按今時奏事皆用摺子惟六部行順天府尹文曰劄其餘自尊而卑曰札劄札其實一也而微有不同亦舊日相沿如此

白丁

管子七法篇擊鼓衆白徒注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漢書鄒陽傳歐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

今言白丁矣南史沈攸之傳求補白丁隊主唐書兵志開元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十二萬號長從宿衛又十三年始以驍騎分隸十二衛其制皆擇戶下白丁宗子品子強壯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韋應物采玉行官府徵白丁言采藍谿玉北史李敏傳周宣帝謂樂平公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按諸書所言白丁蓋兵之未入伍者猶今八旗之閒散東三省之西丹也至劉禹錫陋室銘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以白丁對鴻儒似指鄙野無學之人朱子詩唱酬共笑摘鴻藻來往何勞笑白丁正用夢得語惟唐律共犯罪有逃亡條疏議有又甲是白丁又有白丁犯徒三年等語對官當言是以白丁爲無官之人方岳石縣受命詩得免白丁何啻足親會黃甲不堪看以黃甲對白丁似亦以爲未入仕籍之人也程晴江通俗編五元典章選格有白身人員中書省奏近來各路行保白身之人申部中聞不無冒濫云云按魏書食貨志莊帝頒入粟之制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白民猶云白身也唐書選舉志白身視有出身一經三傳皆通者獎擢之仕籍有白身一途甚久而魏由入粟唐由校試元由保任制各不同耳據此則未入仕籍之人正所謂白身也今俗多稱白丁觀唐律疏議及方岳詩語則相沿已久矣

公祖父母

向來紳民之稱地方官縣令曰父臺知府以上曰公祖巡撫曰大公祖不知起於何時王禹偁謫居感事詩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惇養自注民間呼令爲父母官又贈後儀朱博士詩西垣久望神仙侶北部休誇父母官是父母官朱

初已有之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本泛言治民之人此則專屬縣令後來父臺之稱所仿也順治初年律文聽訟回避律內小注有或舊爲上司與公祖父母之語係采明人姚思仁之書增入者是明時早有公祖之稱

繆葛

詩南有繆木葛藟之釋文纍纍繞也謝靈運詩松蒿歡蔓延繆葛歟繆榮亦用詩葛藟榮之義繆葛纍繞而成交錯之象故後來事之交錯而纏繞者卽曰繆葛其義蓋取繆葛雜亂兒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繆葛參差縱橫也繆葛卽本此劉向九歎潺湲繆葛雷動電發駭高舉兮注言蛟龍升天其形潺湲若水之流縱橫繆葛乘雷電而高舉也其字又作繆葛司馬相如大人賦紛湛湛其差錯兮雜

速繆葛以方馳漢書師古注繆葛猶交加也楊雄羽獵賦虺虎之陳縱橫繆葛甘泉賦齊總總以搏搏其相繆葛今森駭雲迅奮以方懷其字又作繆葛楚辭遠游騎繆葛以雜亂兮王逸注參差駢錯而縱橫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張樂平繆葛之寓郭璞注言曠達深遼書亦作貌此從魯靈引郭注也王逸魯靈光殿賦迴嶢倜儻豐麗博微洞繆葛乎其無垠也賦郭注按司馬王二賦言宮室之廣大凡宮室之廣大者都成交錯之形甘泉賦漢書楊雄傳作繆葛師古曰繆葛猶言繆加也繆字又作繆類篇繆居曷切繆葛車馬喧雜兒繆居轄切繆葛雜也集韻繆葛同字類篇又有繆堅堯切繆葛車亂兒此又繆葛之別文至繆之音交字又作繆者繆聲之字古音在尤幽部尤幽部轉入蕭宵肴豪部兩部音轉之字甚多不僅繆聲之字也王

廣雅疏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廣雅繆葛驅馳也繆文駒馬疾走也玉篇音居遏切駒與繆義相近

牽路

南方舟行風逆則以繩牽曳而前其繩曰牽繩其夫曰牽夫其路亦遂曰牽路明會典一百九成化十年令凡侵占河岸牽路爲房屋者撤去治罪其字作牽牽引前也說文也王杜甫詩遲日徐看錦纜牽王周峽中詩百丈爲前牽蘇軾退園詩百丈休牽上瀨船其字但作牽其音亦作去聲廣韻三十二霰牽苦甸切牽挽也增韻挽舟索一名百丈牽或書作緯非廣韻緯纒惡絮非此義也明會典二船上什物有緯簾四條字典不收緯字亦俗字也簾字彙補音談緯索見黃福安南日記

正法

後漢書陳忠傳自今疆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章懷注正法依法也按正法猶言如律也今以正法爲專指斬罪者誤

閏正月

閏月以正月爲最罕見香山書事詠懷詩春賴閏加添注是年閏正月

郎中

漢書董仲舒傳游於嚴郎之上注文穎曰嚴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嚴郎謂嚴峻之郎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按此官居於郎之中故卽名之曰郎中其地在禁中後來中書尙書等省亦設在禁故其屬官仍郎中之名尙無大失自前明不設中書省分曹治事其官署皆在禁外而官尙仍其名此亦名實不符之一端也

若烟海

荀子富國篇然後飛鳥鳬雁若烟海注遠望如烟之覆海皆言多按今語浩如烟海蓋出于此

商陸

馮贄雲仙稊記裴度除夜迢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也人有以商陸來詢者按易夫九五莧陸夫夫王注莧陸草之柔脆者也疏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馬融鄭立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爲一黃通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二物案注直云草之柔脆者亦以爲一同於子夏等也釋文宋衷云莧莧菜也陸當陸也李氏集解荀爽云莧者葉柔根堅且赤陸亦取葉柔根堅也爾雅釋草遂藹馬尾郭注廣雅曰馬尾藹陸本草云別名藹今關西亦呼爲藹江東呼爲當陸郝氏義疏

月三

二

藹說文作藹云艸枝枝相值葉葉相當釋文遂他六反藹呂郭他羊反然則遂藹合聲爲當以其枝葉相當因謂之當陸矣易之莧陸夫夫陸即當陸廣雅釋草云常藹馬尾商陸也說文藹艸也玉篇藹柳當陸別名又云藹音藹陸也藹藹當藹柳陸音俱相近商與藹與陸古字音又同也本草商陸一名藹根一名夜呼如人形者有神蜀圖經云葉大如牛舌而厚脆有赤花者根亦有白花者根白蘇頌圖經云商陸俗名章柳多生人家園圃中春生苗高三四尺葉青如牛舌而長莖青赤至柔脆夏秋開紅紫花作朵根如蘆菔而長今按此草俗名王母柳其形狀悉如圖經所說但今所見皆赤華無白華者耳詩疏廣要三雅云藹藹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鄭云即商陸也按商陸古說亦甚詳矣詩我行其野鄭注不言藹爲商陸爾

雅藹與遂藹又爲二物恐廣要之說誤也裴晉公除夜以此然火殆唐時風俗如此亦取其根之堅歟

弋人何纂

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纂焉後來引用皆誤纂爲慕相承已久張九齡感遇詩今我游冥冥弋人何所慕歸愚先生云此本揚子語纂取也改纂爲慕應自曲江始今按文選逸民傳謂弋者何纂焉李善注今纂或爲慕誤則其誤始於唐初人後漢書逸民傳注亦言纂字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纂昌黎酬崔十六少府詩云肯效屠門噉久嫌弋者纂獨不誤或謂法言有兩本各據所見引用然究當以纂字爲是

絲竹管弦

陸賈新語道基篇乃謂之以管絃絲竹之音漢書張禹傳

月三

十三

後堂理絲竹管弦按蘭亭序絲竹管弦昔人頗有議其語意重沓者不知其實有所本古人文字往往不以此爲嫌也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陔餘叢考所輯男人女名女人男名甚夥尙有遺漏者如金婁室子名活女封隨國公金史有傳此男人女名者後漢安帝女弟侍男封涅陽長公主見清河王慶傳順帝乳母王男見順帝紀此女人男名者

佛頭戴糞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卷十歐陽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按今里語佛頭戴糞本此

先生

唐韋莊逢次逢李氏兄弟感舊詩曉傍柳陰騎竹馬夜偶
鐙影弄先生先生蓋不創翁之類小兒戲具中物也名甚
奇

紅羊

咸豐庚申年世傳爲紅羊劫其實非也宋詩紀事引天師
世家云崇寧四年名繼先建醮內廷因密奏赤馬紅羊之
兆請修德靖康丙午之變其言始驗按靖康元年歲在丙
午赤馬指此靖康二年歲次丁未北宋遂亡紅羊謂丁未
也

鼻

吾宗梅村先生 赤然 寄傲軒隨筆云管子侈靡篇若是者
必從是器亡乎注器卽鼻字徧檢字書但云同鼻敗也不
言讀何音而鼻並無此字按鼻篇海同皇皇字彙補如支

切

趙元壇

俗祀趙元壇爲財神本荒誕不經浙江通志秀水縣門載
元壇姓趙名元朗趙子龍之從兄也不識何據宋真宗以
夢祀聖祖亦名趙元朗云是人皇九人中一人尤可笑趙
夙之父曰趙公明
見國語晉語注

千里送鵝毛

山谷外集長歌謝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詩千里鵝
毛意不輕史容注復齋漫錄云諺云是人眼裏有西施又
曰千里寄鵝毛物輕人意重蓋鄙語也通俗編東坡集以
土物寄少游詩且同千里寄鵝毛山谷集亦有千里鵝毛
贈所重以其人之句二公用之爲詩或是古諺有此青藤
山人路史俗傳土官緬氏遺緬伯高貢天鵝於中朝過河

陽浴之飛去俄墮一翎高拾之至闕下上其翎作口號云
將貢唐朝山高路遠遙河陽湖失去鵝倒地哭號咷上覆
唐天子可饒緬伯高禮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恐屬傳會
之說按此說從魯連子脫胎來徐堅初學記奉使類魯連
子展無所爲魯君使遣齊襄君鴻至渾而浴鴻鴻失其裝
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
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所不敢褚先生補史記滑
稽傳齊使渚于髡獻鵝於楚說苑奉使篇魏文侯使舍人
母擇獻鵝於齊韓詩外傳十齊使獻鴻于楚與魯連子所
言事略同蓋本假設之辭而傳之者又不同耳千里鵝毛
得毋類是

當家

北人呼同族爲當家二字見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篇
其讀平聲者史記秦始皇紀百姓當家蓋言主一家之事
也今人尙有此語

上舍

俗呼國子監生爲上舍考宋制太學有積分之法分上舍
中舍下舍以遞爲升黜上舍之名本此周密癸辛雜識解
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
舍徑到殿或特旨徑行解褐云云是當時已有上舍之稱

樂人

史記絳侯世家嘗爲人吹簫給喪事臣瓚曰吹簫以樂喪
賓若樂人也按今湖州俗例昏喪之家以簫管給事者呼
爲樂人

酒經

趙德麟侯鯖錄卷三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以

瓦壺其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凡饋人酒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按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合諸侯大夫日後者飲一經程則酒器名經由來久矣

陋室

劉夢得陋室銘陋室二字見易林卷三家人之中孚云南向陋室風雨並入

文昌司過

易林困之謙云文昌司過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四曰司命注引春秋元命苞曰司命主災咎

摸稜

王謹唐語林五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變和味道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牀稜宰相放翁詩客來心喜摸牀稜借用此事通鑑誤作模稜今相沿用之

練總

邊大綬虎口餘生記有練總黑光正近日自軍興以來各省舉行團練尚有練總之目

管窺虎

管中豹常語也管窺虎見魏志武紀注是曹操庚申令中語自來無引用之者

家乘

老學菴筆記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案魯直宜州家乘一卷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十八集中一切經音義三引三蒼乘載也孟子晉之乘孫奭音義丁音刺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家乘之義蓋取諸此

手民

清異錄上木匠總號運金之藝又曰手民手貨然則攻木之工並可謂之手民今則專屬之刻字匠矣

卧龍有三

徐庶稱諸葛武侯為卧龍晉鍾會目嵇康為卧龍張元稱霍湯為卧龍世說新語棲逸第十八劉峻德尋陽記曰初亮臨江州聞霍湯之風東帶蹕履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教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為之微屈字博士不赴主簿張元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

兩蘇辛

詞家蘇辛謂軾與棄疾也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蘇辛父子著賢謂蘇建及子武辛武賢及子慶忌也

三平原君

三平原君一戰國趙勝一漢朱建一景帝王皇后母臧兒

二長安君二武安君

二長安君一秦始皇弟成蟜一趙孝成王弟三武安君一趙蘇秦一秦白起一趙李牧楚懷王封項羽為長安侯漢高祖為武安侯蓋亦襲其號也盧縮先亦曾封長安侯田蚡亦封武安侯漢安帝未即位先封長安侯魏曹爽封長安侯

二安陵君

二安陵君一楚之幸臣名壇楚策一小國名魏策

兩二程

兩二程一明道伊川一程端禮敬叔與弟端學時叔

四五鬼

四五鬼一南唐馮延巳及弟延魯魏岑陳覺查久徵一後蜀鹿虔展歐陽炯韓琬毛文錫閻送一宋王欽若丁謂

特陳彭年劉承珪王若傳

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

兩二王

兩二王一書家二王羲獻父子也一金陵王概字安節善畫山水其兄蒼字必草工花卉翎毛兄弟皆能詩著本名戶概本名丐國朝人也

銀海三解

銀海凡三解一漢書楚元王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何遜行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蓋用此事少陵驪山詩銀海雁飛深亦然至放翁詩天如玻璃鍾倒覆溼銀海借用其語一酒器也溫庭筠乾牒子裴均鎮襄州裴宏泰爲鄭滑館驛巡官均設宴宏泰後至請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隨飲以賜均許焉

目前三

宏泰飲訖卽寘於懷有銀海受一斗以手捧飲將海覆地以足踏之捲抱而去一目睚也蘇子瞻詩光搖銀海眩飛花注道家以目睚爲銀海

黃壚二解

黃壚二解一黃泉也淮南子兵略訓蟠乎黃壚之下曹植責躬詩常懼顛沛抱罪黃壚一吳師道詩黃壚呼酒足自慰此用王戎傳黃公酒壚事

九伏波

漢路博德馬援皆爲伏波將軍其後陳登及魏夏侯惇甄像孫禮滿寵晉孫秀竝爲伏波將軍又梁周法尙亦爲伏波將軍見隋書本傳

甘心三解

甘心有三解左傳莊九年晉召魯也請受而甘心焉杜注

心言欲快意戮殺之詩衛風伯兮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甘厭也疏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史記封禪書世主莫不甘心焉索隱謂心甘羨也

絕塞二解

絕塞有二解東周策秦假道於周秦敢絕塞而伐韓者鮑注絕橫渡塞障也宋書晉太康元年有地險俗殊人望絕塞此絕塞猶絕國絕域謂絕遠也

文章三解

攷工記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一解也論語夫子之文章謂威儀文辭又一解也秦策文章不成者鮑注文章法令也此又一解也凡三解而義則相因

二小杜

目前三

後漢書郭躬傳習小杜律注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唐書杜牧傳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人習知唐之小杜漢之小杜鮮稱之者

素王二解

齊太史子與美孔子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左傳春秋序正義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史記殷本紀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

命名之奇

古人命名之奇見于該餘叢考者詳矣又六朝謝莊五子以鵬趾顯從滿命名世謂謝莊名兒風月景山水見齊書滿傳又如王羲之獻之靖之悅之四世以之字命名王虞之胡之茂之裕之贊之秀之及彭之臨之納之準之與之

進之皆六世以之字命名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字神回呼骨切見碑文碑在孔廟名奇字尤奇唐楊遵直生四子名皆從之曰發假收巖以四時爲義故發之諸子名皆从木假之子从火收之子从金巖之子从水巖生涉涉卽唐六臣之一也見張世南游宦紀聞十

避諱之奇

宋人爲聖祖諱元字改列宿元武爲眞武廟號元宗爲眞宗此以無爲有也婦諱不出門漢人爲呂后諱改雉爲野雞晉人爲文宣鄭太后諱改春爲陽故富春爲富陽春秋爲陽秋唐人爲武后諱改照爲昭鮑照爲鮑昭宋天聖明道間爲莊獻太后父諱通字詳張湜雲谷襟記二

邵鐘孟鼎齊子仲姜罇詩

李恣伯侍御白華絳村閣詩集有賦邵鐘孟鼎齊子仲姜
鑄詩足資金石家考證今錄于左

侍郎今呂薛吉金夙所嗜重構得精拓考索殫湛思云莒
或云邵名鑿字尤異第一行文云是王也少創吉丁示或
云下爲爨卽爨字或云筆字謂卽莒字或云邵字鑿或
卽謂爨同犁卽莒之犁止公也幾日踰壁看畫腹略可識
卽爲呂加邑鑿實合兩字周時款文多有合二字爲一者
師大二字焦山鼎銘念是丙子錢鑄是靈紕二字此上作蓋
字甚明下一字疑是赤字名鼎赤最字作參从二字此上作蓋
齊文公衛懿公曹伯公晉文公赤及公西赤者周元王
衆公及卽曰詳述父祖系第二行曰余衆公也踐卽
也

鼎卽古文畢加取持誼說文畢田網也从畢象形此加
異字異與翼通翼公乃諡也似太迂下言余辭
曲或云畢卽兩莖子庚與也尤附會
有位第三行余辭兩莖子庚與也尤附會
爲古刀訓作𠄎是反文詰字也竊以刀網禁止說文罰从𠄎
蓋取於此詰者禁也詰罰謂詰禁刑罰卽可寇職也
獄守字殊典錫鐘鑼銀凡八事鑼銀鑼四行有凶鑼四
模拈或云其奄合四鞞玉鑼鼙鼓備第五行有凶鑼四
及不疑分字卽奄字或釋爲麻者非鑼四王卽王字玉
見釋文卽卽四字第六行有王鑼鼙鼓四字王卽王字玉
云錫謂鑼也或橫豎則縣象形可求義鑼古文作
縣卽上環形又與奄通卽公華鑼訓爲精金再貢珍銀
集解引鄭注黃金之者謂之鑼爾雅釋器黃鉦鑄皆錯
金謂之鑼其美者謂之鑼說文鑼黃金之美者鉦鑄皆錯
類鑼錯鑼見銘玉篇銘與鑼同此可補說文之缺周禮縣
鐘磬半堵全爲肆卿大夫判縣二堵倍成四春官小胥王

縣大夫判縣鄭注判縣左右之合又凡縣鐘磬半為堵
全為肆鄭注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諸侯之卿大夫亦稱判縣
以天子卿大夫西縣東縣各分爲二肆也慈衆大誓謂之
二肆當四堵矣此爲天子卿故止其有兩肆也慈衆大誓謂之
警鑼器均可借爾雅釋樂大誓謂之警鑼有四堵也堂
大如叫呼也又大管謂之大項謂之監通鑑注引孫炎云聲
取高大器叫之義警鑿皆後出字本皆祇作警玉磬也是皆
下聲也鑑蓋鼎之重文商頌依孔疏此與於常馨非玉磬也堂
幽齋暨大鍾禮數盡優旒第五行至第六行文云饗燕
三既壽邕暨大鍾既眉眉王錫龍儀壽古通曉謂鳴庸也也
審宗廟灌獻之器也臺詩云貢鼓維鐻貢鼓既下所云鼔
鼔指同騰鑄也臺詩云貢鼓維鐻貢鼓既下所云鼔
之鼔鼓禮謂之鼔鼓才建而無別建之大鼓此皆以琤珠賜耳
富僅有在縣之桴鼓而無別建之大鼓此皆以琤珠賜耳
用以樂先祖孝官傳永世於考求之爲樂我光不
繼者少豫飲之樂參子釋之以爲余不敢爲喜我以言孝樂
我先祖以勸眉壽麟孫永釋之以爲實說文富喜我也以言孝樂
自官篆文作多諱麟孫永釋之以爲實說文富喜我也以言孝樂
胡婦親玉篇廣韻皆以書爲庸之古文此許謏從以事省从

又及者手也取以手自用之意庸者功也我思畢公高文
言不敢自以爲功也狝古文我見說文我思畢公高文
昭繼聖智三公作東伯周召同倚畀孔諸儒說何以逮
畢萬墮代乏著嗣周籍多散亡世本亦茫昧古物幸可辨
文獻或有覲得非公支子食采于邵地纂也紹厥封詰奸
荷任使酬庸推先美鏗鎧寵廟祭咄彼苗小夷何由厲殊
賜無徵終弗信冥授亦姑置兩樂義不圖應律審銑勢鐘
昔應律不作圖形故考古記兩樂謂之鈺杜子雨文從蛹
春云鈺鐘口兩角此鐘兩角酒卽正合制
形帶象象鬯氣考乃知謂之象者取誼於鬯同之文也
編棧且勿論事合成周制圉會我豈敢論定君攸寄聊以
資劇談非敢補雅記高齋著錄餘帖以一如意孟鼎銘
拓本爲伯寅侍郎賦二首其一云祭祭孟鼎銘吳閭學陳
編修考已備侍郎精古籀抉摘無遺義我所三摩挲尤在
攻珣字銘文玟王三見玟王於古無可徵請更對以意呂

叔諡丁公說文作訂諡丁癸本殷號周人始製諡偏旁隨
事增古蓋有斯例唐虞及三代以玉供神事大夫有石室
郊宗祥其制王公當用玉疑非起後世諡爲作主用加玉
所以志此乃眞古文千鈞一髮系寄語一孔儒橋舌莫詫
異說序言所引訂公蓋出左傳微福於太公丁公句許其
云所貴金石文爲可證故書佚事或初獲小學猶其餘茲
鼎鄭重言宗周王命孟錫以鬯一卣敝冕車服俱邦司四
百人僕馭至庶夫皆錫是當爲重臣何以名混如成王廿
三祀銘末云惟王二十又三祀以其文屢言文王武王且
爲成王廿三警酒資計謨無敢諫初疑武之謬五
年無疑也左傳邢晉應韓武之謬後入晉爲邢邑亦作五
本可通邢伯與伯同列五等邢後入晉爲邢邑亦作五
韓非子有孟伯與伯同列五等邢後入晉爲邢邑亦作五
同時邢伯與伯同列五等邢後入晉爲邢邑亦作五
孟于借唐叔字子于然曰祖南公世系難強誣乃祖南公

班表有邢叔時地亦未殊人表又有邢叔在第三其人又無
攷傳會滋成愚祝雍與陶叔一例同嗟呼周太戴公冠禮云
成王時而它無所見此孟亦其類也仰屋徒自笑秋風在
庭梧齊子仲姜鏞二首爲鄭盒賦同治初年出山西榮
寧首曰孟王五月初吉丁亥齊鏞其云我讀齊鏞文
叔之孫適仲之子給仲子中姜鏞其云我讀齊鏞文
書闕之左證獨取聖祖字古誼藉以正親躬俾考妣從文
疑非敬說文有社字乃訓祀司命此文兩皇社配祖義相
應成惠叔皇社又成惠姜俱從示作社幸得三代物可與
波長靜左傳有聲姜公羊乃作聖聖聲字本通俱从耳能
聽白虎通聖者通也風俗均會不生國諡法未可凭
周書諡法解云不生聖之訓爲審義亦同善合聖叔與聖
姜茲文非假倩以此神雅說博接儻非病其二云齊景賜
晏子邱殿鄧六十或謂卽都昌先爲王父邑乘說此曰賡

叔孫饒疑逢之別下述侯氏命錫邑三百室其外邑又
加田進以律郎獨兼都鄙古文猶可識文有云侯氏易之
九邑與之邑二千室又九十者比之異文說文比古邑也
例九邑與之邑二千室又九十者比之異文說文比古邑也
孫免邑則二千室又九十者比之異文說文比古邑也
也百邑則二千室又九十者比之異文說文比古邑也
所謂千室也則二千室又九十者比之異文說文比古邑也
九邑則二千室又九十者比之異文說文比古邑也
邑幾何故知是以前數則九百七十三矣既無此制且一國之
錫采地田與邑殊列卿田祿萬鍾賦稟有定則邑乃出特
賜置宰守宗祏用以旌殊功歸老爲世及左傳公賜季友
此田與之邑別春秋若季氏之費孟氏之曲沃趙氏之田及費
之魏衛孫氏之戚齊管氏之小穀皆以功賜邑爲世守
置宗廟盡食其境自設私宰臣民之至職國若田文之
于邱故盡有都鄙後賜晏子者蓋以鄒之餘邑意者逢
丑父惠叔名是易故云勞齊邦子孫食其績有云惠叔

那刻畫頗曼患吾黨重蓋闕寶書秦肅焚世本宋又絕徒
哀好古心展玩三太息按三詩考證極見精博然書闕
有間古金豈無殘蝕必欲一一附會之適成爲穿鑿而已
若詩注謂邱鐘畢公之孫邵白之子文甚明白然畢是文
昭其孫不得爲邵白子恐畢邵二文尙待詳考不應如所
云云詩注又以說文高字之篆文拿當作古文不知許書
之例凡言篆文作某先列之字非古卽籀以所屬之字不
从篆文若首列篆文則不能相統也高部之字皆从高故
以高爲部首拿篆文作拿高卽拿之省是其證也以高爲
籀元應書以高爲籀文則高非小篆尤有確據注所言恐
朱可從
額上碑帖斷碑
諸桐嶼斷碑歌引云額上井底本碑帖與黃庭經共刻

石褚河南所降也董思翁容臺集謂當是米南宮所事
未詳審耳前朝嘉靖時賴上民掘井得之初甚完好今碎
矣其齋名思古識卷首句注云碑前有思古齋石刻五篆
字今亦亡又磨房旅移龕諸室句注云碑初出人不
知省置之學宮鄰壁磨房後始龕之明倫堂又歲久破碎少完
壁別木補綴乃全訛二句注云此本既缺有李陽春者更
刻一石補全之筆法全失其舊矣桐嶼此歌爲劉孝廉躍
雲作則此本劉所藏也

鄰城漢畫像石

鄰城縣漢畫像石在西城下縱尺橫五尺像凡六人兩車
四馬惜無題識又有金大定鐘橫卧西城上有文曰重臣
千秋未知重臣爲何人也陸繼輅續修鄰城縣志

慶雲縣北齊石佛像

日南縣志

五

慶雲縣有北齊石佛像二在城西菅家寺中座上皆有
文其一潔白如玉天保八年造文十三行行十字文後有
造人姓名州四行亦行十字其一武平六年造弘治間土
人掘地得之菅家寺亦名菅家莊寺曰德安在城西四十
里縣志載其文微有誤

天保文曰夫靈宗冲寂闢慧化以拯人聖旨淵澄刊彫
形如濟物斯蓋垂治理寬流慈汎育者矣然今朱氏邑
人等皆淨行童年顛蕩三塵練心早日望除九難遂以
天保八年十二月敬造玉石象一區志廣倫志盈
尋其崇兩刃志盡比望舒夜光奄月志謝志謝志之
九宇無以方其奇皎皎志皎皎之聚志八方莫能比其
麗上願皇祚永延邊方甯太存亡同津等潤志三行二十
字末行文後造人姓名都維那朱露振等凡六十八行

行十一字十字九字不等每行姓名二或稱都維那或
稱維那其餘稱邑人

武平文曰大齊武平六年歲次乙未五月甲寅朔廿
十六日己卯佛弟子比丘尼圓照圓光姊妹二人
爲亡妣亡志兄朱同敬造雙彌志勒玉石象一
軀上爲皇帝陛下羣僚百官州郡令長又爲七世先亡
現志誤存管屬一切含生有形之類普沾斯福乃爲頌
日峨峨志義玉象妙饒勿志玄光同五色淨境交連
眞如法眼志底志願昌廷上爲考妣捨家財珍敬造聖
容留音万季志萬比丘尼圓志下一字模
又按魏書釋老傳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齋州鎮
維那文移在臺者齋都維那等印牒然後啟行違者加
罪翻譯名義維那翻爲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亦云悅

眾碑文都維那維那之義如此
放鵬

漢尉氏令鄭固碑文殘缺中有放鵬二字漢隸字源入三
蕭鵬下注云鵬與鵬同音鵬鵬是鵬名隸續云恐是用趙
簡子放鳩事隸辨云洪氏誤也按書古文訓放驪兜于崇
山作鵬毆今碑文放鵬上有虞字其爲驪字無疑兩漢金
石記云隸辨說亦非也廣韻鵬鳥名人面鳥喙鵬四凶名
鵬兜也古文尙書作鵬此二字無論其是一是二要之是
從鵬非從舟說文鳩鵬也又云鵬鵬鵬也从鳥丹聲張流
切玉篇鵬止遙丁交二切鵬鵬是從舟不從丹也洪氏所
援趙簡子放鳩事愚固未敢必其是否然以本有從舟之
字而乃強引從丹之字以實之蓋顧氏所見殘拓本此下
已模糊疑其下是毆字耳按驪兜之鵬出宋次道等偽古

文尚書其說本不可信段懋堂古文尚書撰異辨之審矣況此碑字本从舟不从丹耶廣韻字本作鴈不作鴈集韻乃云通作鴈汗簡作鴈放鴈事見列于說符篇云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鴈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鴈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鴈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詳其文意放鴈初非美政何所取以爲稱誦之詞乎竊謂此文乃堯典方鴈之異文也堯典方命漢書傳喜方商二傳作放命莊子天地篇有人治道者若相方釋文本亦作放是方放古通用說文鴈鴈二字竝訓鴈鴈既係一物鴈从九聲鴈从舟聲音又同部則鴈之爲鴈乃假借字此碑上文有虞字堯典是虞書故疑是方鴈之異文也書云方鴈倂功方大也鴈聚也倂具也言大聚具功也如此方合稱誦之詞且碑文雖已殘缺而字之存者上文有觀國之光殂夜在公及燠咻等字下文有徵五典睽孤咨父事君如雷如霆既克有定心則寧等句皆原本經訓則此文爲引虞書文體亦合若簡子放鴈事非其倫也又按今本列子簡子上無趙字御覽九百二載此事稱趙簡子而引孔叢子然孔叢子所稱係獻雀於趙王既非獻鴈亦非簡子疑御覽書名有誤韻府羣玉鴈下亦作趙簡子而云出史記史記無此事亦誤至二書所言雖鴈雀有殊實則一事而傳聞異詞也

蕭

說文艸部載小篆从草大篆从艸者五十三字而無蕭字周父丁彘蕭京小臣蕭當是大篆卽小篆之芳也許書不載豈其遺文歟

營空

唐濟渡寺尼蕭法顯墓誌營空於少陵原之側金石綜例營空借空爲窆字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注空穴也此誌借空爲穴非借爲窆字也

漳臺寶鴨

漳臺寶鴨腹鑄印二一篆書孟德二字一篆書銅雀東閣四字陸敏齋二尹文錄之外王父丁鶴泉先生行役漳河得之于土人今爲敏齋所藏俞劍花印雪軒詩序

離堆記

史記河渠書蜀守冰鑿離堆解沫水之害集解晉灼以確爲古堆字而不詳其地所在顏魯公鮮于氏離堆記曰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盡敬壁峻肅上崢嶸

八

而下迴湫不與眾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卽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文忠集卷十三據此則離堆實在閬州其名離堆者記所云不與眾山相連屬是也今世俗相傳是山在離地故曰離堆并謂魯公離堆記碑可禦

火災眞同噬語

劉平國碑

施均甫劉平國碑跋此碑在今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五年夏有軍人過其地見石壁露殘字漫漶不可識或以告余疑爲漢刻秋八月余請於節帥張公命總兵王得魁知縣張廷楫具檀椎裹糧往拓之得點畫完具者九十餘字按文稱永壽四年八月永壽爲後漢桓帝年號後漢書桓帝紀凡年號六建和平永興永壽延熹永康其稱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

熹漢書龜茲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後漢都維陽觀
長安較遠其時當未奉改元之詔故稱永壽四年耳云龜
茲左將軍劉平國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
輔左將軍即左將其下尊稱之非官號也云東烏累關城
漢書烏累城都護治所在龜茲東三百五十里按溫宿今
阿克蘇姑墨今賽里木拜城龜茲今庫車賽里木至庫車
百餘里今至刻石處二百里已越龜茲而東距烏累城不
遠矣云京兆長安淳某作此誦後漢雖都維陽長安乃其
舊都故仍稱京兆關外漢碑如燉煌太守裴岑沙南侯獲
碑先後見於海內金石之錄茲碑至今始出豈非文字之
顯晦固有其時與裴岑侯獲劉平國均於史傳無攷而三
碑略見事蹟吾意西域三十六國兩漢都校尉之所到必
有紀功述事之作刻之荒崖邃谷雨淋日炙更千餘年而

日南傳等

九

光氣不可磨滅者庶幾得盡拓以歸以補班范兩史之缺
乎光緒八年十月案西域傳云都護治烏壘城累字作壘
碑作累者譯音之異猶唐時有渠離都督府即此傳之渠
犁也補注徐松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
楚軍臺皆烏壘城地傳又云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
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尉同治補注徐松曰
河水注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周壽昌曰徐引河水注爲
證誤也案傳上特云都護治烏壘城明此城爲都護專治
其國王附居城內故此傳又云與都護同治也每國傳皆
云至都護治所若干里龜茲國傳又申明之云東至都護
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直以都護治作準的諸國視爲
地望無有他屬故於烏壘下不書王亦不言治所也先謙
曰後書莎車傳云莎車王賢分龜茲爲烏壘國徙鳩塞王

明龔爲烏壘王此未詳烏壘立國始末似西漢專取爲都
護治所至東漢始立爲國故本傳無國王兩字唐置烏壘
州屬渠離都督府今策特爾地爲哈喇沙爾之屬境水經
圖說云當在今庫車城西南接庫車河徐松曰城都尉蓋
掌一城之兵雖言同治應別有垣墉以處將吏如今西域
回城中別爲鎮城之類據後傳都護在埒婁城或別城名
歟木按烏壘戶僅百一十蓋屬龜茲之小國無王而但有
都尉者碑云東烏壘關城東對西而言是漢時實有二城
徐云別有垣墉者是也傳又云龜茲國左右將左右都尉
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與碑符合力輔下跋無君
字豈原碑文已蝕歟西域之官以君名者二十二力輔君
則惟龜茲有之後書班超傳龜茲王遣左將軍云是當
時左將亦嘗稱左將軍惟傳所云並西域諸國之官名非

日南傳等

云

漢之官名也漢官之在西域者武帝時曰使者校尉宣帝
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班超爲都尉其餘官有
副校尉有戊部候有軍司馬有掾班勇爲西域長史即都
護之改稱靈帝熹平中尙稱西域長史戊己校尉見後書
傳國上距永壽不過十餘年是漢之官名始終未改不得
有左將軍也漢時西域各國之官並佩漢印綬此碑題曰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碑當是龜茲之官而佩漢印綬者碑
文剝蝕過甚其因何事立此碑已不可詳均甫此跋據初
揭本而言其後捶搗過多字之可辨識者更少余向均甫
索得一紙則跋中所言惟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東烏壘關
城文尙可辨而左右將諸文已不能辨其他可辨者祇民
喜長壽四字文意相屬餘則難辨矣

漢弩機銘

張樹書鐘鼎款識後云鐘鼎款識云漢書言府弩機銘三十有七字延光三年閏三月書言府作樹按書言府或疑是人姓名而他書無言及者獨朱博傳云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據此是拘繫罪人之所也書言云者鞠訊犯人書兩造之供辭耳而薛尚功乃云書言府者所謂言則左史書之之義天祿石渠之屬蓋漢之武庫隨府有之若盾省是也其說非既云書言何得又云武庫耶按朱博傳云書言府者言長吏不得賊懼而自繫因上書言于府也府郡府也博時為琅邪太守下文云府未嘗與府告姑幕令丞竝指郡府言薛說固非張說尤謬此銘之書言府亦當即朱博傳之意謂以此銘上書言于府非有他義

竹葉碑

竹葉碑載曹史題名不知為何人之碑故但稱曹史題名碑兩面隱隱有竹葉痕世亦稱竹葉碑也各曹史鄉貫多屬魯國山左金石錄謂是魯相德政碑其說近是字存者廿一行第一行存一曹字二行曹名全缺三行至六行曰功曹史中部督郵南部督郵北部督郵七行曰守卿中缺一字八行九行曰左戶曹史右戶曹史十行存一史字十一行存曹史二字十二行十三行曰奏曹史辭曹史十四行存曹史二字十五至十九行曰中賊曹史左賊曹史右賊曹史左決曹史右決曹史二十行存曹史二字廿一行存一曹字攷續漢書百官志郡國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功曹史有五官掾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公府曹除東西曹外有戶曹奏曹辭曹法曹尉曹賊曹決曹兵曹金曹倉曹凡十曹此碑名存者五其缺

名者凡七行其中當有一曹而二人者惟第七行守某卿郡國屬官無以卿名者此不可詳者也督郵志雖言五部而諸郡國非皆有五部如此碑為魯國分中南北三部尹翁歸傳言河東二十八縣分兩部閭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黃縣淳于鴻恩漢碑經義輯略云新出土魯峻石室殘畫象題字石藏黃縣丁有南部督郵西部督郵峻曾為河內太守此二部當指河內言此皆分兩部者是當日因地制宜不拘定五部北海相景君碑有中部督郵仙人唐公房碑陰有東部督郵此碑在城固城固漢屬漢中郡惟二碑但云中中部東部則不知其分幾部也

灝水貞義女碑

冷廬雜識云李太白溧陽灝水貞義女碑銘歐陽公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皆不著錄其文則見於唐文粹考史記伍子胥傳不誌貞義女事自太白詳述之而其事始顯按唐時溧陽有貞義女廟邑宰鄭晏為之立碑太白為之文載本集中與文粹本字句小有異同原碑已亡故歐趙皆不及錄其事詳見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非由是碑而顯也傳不言女何姓碑稱姓史恐後人附會之詞也

公館

唐殷府君夫人碑卒于某尉之公館按禮記曾子問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鄭注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疏曰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為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為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舍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按此碑之某尉公館即鄭所謂縣官也宮字

本作舍漢時謂官舍見陳翰及何怵傳是漢時已不稱公館此碑殆用曾子問也今亦有公館之名然失其義矣

高盛碑

魏侍中黃鉞太師錄尚書事文懿高公碑直隸磁州新出土者北齊書廣平公盛即此人也無事實可述碑與傳大略相同其稍異者傳無字碑云字益生傳無先歷之官碑云涼州鎮都大將軍阿侯奉朝請此可以補傳之缺者也其歷官碑云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中軍軍下勅一字都督督下勅二字平郡公傳不言平南將軍光祿大夫碑云俄拜侍中冀州大中正傳無文碑云天平之初又授司徒而傳云歷官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碑云贈使持節假黃鉞都督洛秦雍恒懷豫青齊并肆諸軍事太下有勅字疑是師諡二字文懿其太師錄尚書事見于碑首傳則云贈假黃鉞太尉

八

十三

太師錄尚書事與碑不同傳先云歷官太尉又云贈太尉前後重複必有一誤傳云無子碑不言子孫則與傳同也

曹參碑

古今人每有同姓名者此碑前題漢光祿大夫曹府君其非曹相國固也第其謬處甚多如云古敦煌修人漢志敦煌屬縣六無修敦煌置于武帝時不得稱古曰沂州太守曰充冀二州太守漢無此三郡此地理之未詳也曰副都御侍曰左驍衛兵曹曰統押沂海路萬戶曰左都御史漢並無此官名此官制之未考也其敘參之官闕曰始遷南陽縣邑侯七百戶又遷渤海郡太守醴泉尉上柱國光祿大夫右丞相高卑錯雜足發一噱碑後有德邑庠生趙文炳跋云光緒五年莊人發古冢得之不知何人偽造以欺世者淺陋如此烏足以惑人哉非漢碑更無倫矣新出

時余感寄一紙相示余笑而題之如此

唐張氏女殤墓誌銘

唐故清河張氏女殤墓誌銘女殤名容成丁太夫人艱哀瘵成疾貞元十七年卒年十九明年窆於河南縣龍門鄉午橋村高祖文琮戶部侍郎曾祖槃祖密父奕兄三人長安時次稔次君雅韋臯之甥女奕惟此女甚鍾愛卒後君雅爲此誌時貞元十八年也舊唐書張文瓘傳兄文琮爲戶部侍郎舊制兄弟不得並居臺閣文瓘爲水部員外郎文琮出爲雲陽令官至建州刺史新書宰相世系表文琮子三載挹錫錫相武后溫王錫子二歎寂歎子惟一接碑言清河張氏又言文琮戶部侍郎與傳表頗合而其子孫之名皆不合所敘官職亦無一合者殆碑所言文琮別爲一人非唐書之文琮歟傳言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魏州昌樂而碑言窆于河南縣河南縣屬河南道河南府昌樂縣屬河北道魏州相距亦不近也

八

十四

日南隨筆卷五

高菊礪詩

宋高菊礪素自賦詩貧與公卿分合疏合字鍊得好

盧喜臣詩

盧喜臣大令適悅寄時齋弟詩云迂拙宦途難難字括盡迂拙人齟齬情狀又云有淚洒荒野無才事上官歸愚先生別裁集謂包括任延一傳按下旬用任延事上句當用阮籍事後漢循吏傳中無此事也

東坡詩

東坡夜泊牛口詩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誘字確賢智愚不肖都在牢籠之內其超然無所累者有幾

山谷詩

山谷送劉季展從軍雁門詩人生有祿親白頭可能一日

無甘饌詩以有祿親白頭爲恨然親白頭而有祿尙是人生之幸

柳州詩

柳州初秋夜贈吳武陵詩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借琴以喻文才也放翁文章詩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二語本此

少陵詩

少陵題張氏隱居詩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邱仇滄柱注冰雪猶言凍雪冰讀去聲按冰雪與林邱對作如字讀爲是且唐人句七言第五字仄者第六字用平聲以救之冰字不應讀去聲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云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歌楊用修謂此是對當之當非合當之當與魏武樂府對酒當歌不同按當歌當延而歌阿

瞞語當歌與對酒不當正是對當之當杜用其意也楊說非元都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畫下雲旗翻舊注杜修可曰王母鳥名故對子規仇滄柱曰王母畫下有似翻旗尾動搖也按此說非海內十洲記言太元都仙伯眞公所治漢武築壇其命名必非無因歸愚先生謂此句言仙眞載靈旗而下其說是若作鳥名則神妙全失崔駰馬山亭宴集云蕭史幽棲地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注引江總詩獨於幽棲地在後殆以地字之故然幽棲自應引謝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敲岸側島秋毫末注不引孟子而引慎子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何也慎子與孟子同時人哀王孫不敢長語臨交衡且爲王孫立斯須長如字讀跌起下句語意甚醒不必如仇注讀直亮切憶幼子云驥子春猶隔注引北史裴

宣明二子景雲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按蜀都賦並乘驥子善注引桓子新論曰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兒而正走名驥子易林姬之升云道逢淑女與我驥子並在北史之先得家書首句去憑游客寄一作去憑休汝騎用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休汝車騎非也謝用袁紹事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人類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塗如字唐人五言拗句第三字仄第四字平此類甚多仇註讀上聲引史記龜策傳塗與所叶爲證殊爲多事且張衡思玄賦塗與路叶又作去聲何以定杜讀也曲江云酒債尋常行處有尋常二字見左傳成十二年注所引淮南韓非賈斌之前又首句朝回日日典春衣典爲典當之典見後漢劉虞傳注未引端午日賜衣云意內稱長短稱是恰稱意讀平

聲者非 洗兵行布穀處處備耕種注引鍾憲詩春雲處
處生鍾憲未詳何時人陳蔡擬有賦得春雲處處生詩見
初學記 著劍云風塵苦未息翻用郭振古劍篇正逢天
下無風塵語 寄彭州高三十四使君適號州岑二十七
長史參三十韻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仇注讀魚作語
按此是拗句不必援離騷魚與渚叶為證讀上聲 寄岳
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治中實棄
捐治中字出周官春官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末負幽棲
志注引蕭子雲詩然康樂語在前 堂成云籠竹和烟滴
露梢籠或作籠字之譌也籠竹對上句橙林 賓至云幽
棲地僻經過少注引何遜詩幽棲多暇豫而不引謝 絕
句漫興第九首隔戶楊柳弱嫋嫋杜應嫋字讀平聲與下
腰條叶按嫋字平聲未有他證只作如字讀為是七絕首

句不必定叶韻也 江畔獨步尋花絕句第七首嫩蕊商
量細細開商量見周易兌卦商兌注 海棕行左綿公館
清江漬公館字出禮記曾子問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
作第二首不教驚鳴惱比鄰按比平聲也也比鄰猶比鄰
與上句俗客對注引周禮五家為比五家為鄰彼此字讀
去聲義為親比之比且比鄰兩字平 負薪行賣薪得錢
應供給供給見曲禮 八哀詩贈司空王公思禮篇際會
清河公按清河公指房琯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房氏出
自祁姓漢常山太守雅徙清河又云河南房氏晉初有房
乾本田清河琯乾之後也 寄柏學士林居云歎彼幽棲
載典籍此注引謝注何以以前數卷不引蓋滄柱雜取舊注
故蕪亂如此 寄薛三郎中據云健者勿遂巡健者字見
秦策素王謂甘茂篇注引袁宏傳 寄劉峽州義使君

十韻丹砂冷舊秤秤俗稱字廣韻始有 十六夜翫月云
谷口樵歸唱孔稚珪北山移文截來轅于谷口注未引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云清談見滋味
滋味見月令注引文心雕龍 九日第一首竹葉於人恐
無分無分出左傳昭十三年 可歎云河東女兒身姓柳
唐書宰相世系表秦并天下柳氏遷於河東 送重表姪
王珣評事使南海云寸心銘佩牢江淹謝啟垂光恐深銘
佩更積 朝享太廟賦凡材不可以長寄凡材注引桓溫
語而前卷引羊祜書 唐興縣客館記改之重勞左傳襄
公十五年毀之重勞此用其語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
誌篇首五代祖柔云云大父元懿云云父元哲云云此乃
誌前所列三代世系當自為三行下文維天寶三載云云
方是誌文起首 誌云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榮陽鄭

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按審言四子次昇年十三以復讐
死似未有婦此言介婦三人未詳其故 誌又云我大君
用甲之穴又云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王甲可知矣
按王甲即堪輿所言二十四山審言墓用王山與前夫人
薛氏合葬盧太君墓葬於審言之東南故用甲山

順治中郎中巡方

吳梅村卽事詩郎官西府舊乘驄原注新選部郎為巡方
攷臺規卷三順治十二年題準巡方原未嘗永久停止此
時當遣出巡其差遣之時於各部院等衙門內不分新舊
理事官郎中以吏部都察院會同考選才能清廉品望素
優者授為御史差遣不許豫設御史之名輪班差遣梅村
所言或卽此事

酒魂酒魄

袁簡齋嘉靖四年酒詩云逃盡酒魂存酒魄按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正義謂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魂魄既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說文云魂陽氣魄陰神由數說觀之是魄不如魂也當云去盡酒魄存酒魂方足以形酒之醇

玄宗幸蜀詩

唐玄宗幸蜀西至劍門詩云劍閣橫雲峻鑿與出狩同歸愚先生謂至劍門而云出狩同未解按題中西字或是同字之譌

駱賓王詠蟬詩

駱賓王在獄詠蟬詩舊說指徐敬業敗後事歸愚先生云賓王兵敗後史稱被誅舊或云亡命書新無下獄之說意未

五

從敬業之前曾見繫也原序平反已奏等語見非討武后之故甚明按舊唐書本傳高宗末為長安主簿坐職左遷臨海丞新書言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合二書觀之蓋高宗末為主簿至武后時乃坐職左遷也其下獄當卽在此時獄因坐職故詩中有無人信高潔句集中又有幽繫書情通簡知已詩憲臺出繫寒夜有懷詩當是同時之作幽繫書情篇有爭緣非易辨疑壁果疑裁句與坐職事情恰合

青牛

太白尋雍尊師隱居詩花煥青牛卧松高白鶴眠歸愚先生謂或云青牛花葉上青蟲有角如牛故名其說似可從按青牛祇是活用老子青牛事又神仙傳封君達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切

尊師說花葉上青蟲物太微細與下句不甚稱亦與隱居景象無涉說雖新不必從也

敲冰煮茗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敲冰煮茗若條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谿水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宋朱新仲用藥物體書雪詩認香尋梅亦不惡敲冰煮茗寧皆非用此事

潭潭

陳去非又次韻和吳樞密上史館王相公西府偶成詩潭潭相對府中居潭潭蓋言深也今俗言潭府或卽本此若江賦所謂曾潭之府潭淵也義不同昌黎詩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文山代曾衡教秀峰上梁文府中氣象已潭潭

傾城傾國

李延年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傾城見詩大雅傾國見列子周穆王篇

鶯桃

高誘呂氏春秋注含桃櫻桃鶯鳥所含故曰含桃淮南時則訓注云含桃鶯桃也李商隱百果嘲櫻桃詩流鶯猶故在爭得諱含來又深樹見一顆櫻桃尙在詩痛已被鶯含韓握多情詩鶯啄含桃欲咽時皆用高注若少陵山寺詩鸚鵡啄金桃金桃出康者見唐書西域傳非含桃也陳繼儒櫻桃詩有鸚鵡莫教輕啄碎句改鶯爲鸚當是誤用

雪漁詩

吾宗雪漁先生有句云以貧成我懶安賤少人過語意質實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

茶當酒

吳孫皓每饗宴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韋曜飲酒不過三升常為裁減或密賜茶餅以當酒此不能飲而以茶當酒也宋杜耒寒夜詩寒夜客來茶當酒則無酒而以茶當酒矣雖用其語而意不同曜事見吳志本傳

赤壁東南風

杜牧之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潘氏眉據魏志賈詡傳注裴松之論赤壁之敗曰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遽謂唐賢之語為誤案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言赤壁之時東南風急然則裴云南風杜云東風皆偏舉一隅耳不得以杜為誤

李陵詩

文選李陵詩獨有盈觴酒前人以其不為惠帝避諱以定

此詩之譌託夫陵已降匈奴豈復知為漢朝避諱哉

向

陶淵明詩道喪向千載杜少陵進鵬賦表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又詩條忽向二紀案向者猶詩之鄉晨易之嚮晦詩標有梅箋之鄉晚嚮者鄉之俗字鄉者今之向字鄉趨也時之將近若趨向然江孟亭浩然叢殘小語訓向為隔恐與語意不洽古亦無訓向為隔者

金錯刀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於是更造大錢又造契刀錯刀錯刀目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續漢書與服志佩刀乘與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二志所言金錯刀名同而實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與金環玕貂錯輪錦段為

當主佩刀而言李氏注既引志又引謝承後漢書曰賜應奉金錯把刀蓋主後說也孟襄陽詩美人贈金錯雙手膾鮮鱗正用平子語若少陵詩金錯囊徒罄銀瓶酒易除則用食貨志又詩榮榮金錯刀濯濯朱絲繩梅聖俞送蔡駟下第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鸚鵡眼質

五大夫松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應劭漢官儀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抱松樹因封其樹為五大夫許觀東觀記事秦始皇下泰山封其樹為五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應劭漢官儀始言為松蓋松柏在泰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知其為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

日南郡

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故也案不羨五株封乃陸贄禁中春松詩而李白尋桃花源序風雨暴至五松受職在其先庾信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詩山封五樹松又在李之先蓋六代時已誤矣黃朝英細素雜記謂陸詩李序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為得之雖未及引庾詩稍為疎略然其說不謬乃王楙野客叢書則謂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為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轉以黃說為稽考未至然漢官儀初不言五松不知勉夫何據而云然胡鳴玉訂謠雜錄獨以王說為洞悉源流何耶至長慶集有望秦赴五松驛詩義山有五松驛詩驛在長安東與泰山之五大夫松無涉

帆

帆字有平去二音廣韻二十九凡帆船上慢也六十
使風左傳宣十二年杜注拔旆投衡上差輕使不帆風陸
氏音凡劍反是以平去分動靜也昌黎除官赴闕詩不枉
故人書無因帆江水注洪興祖曰船使風也李謂當讀去
聲蓋據釋文廣韻而言帆字作動字用也王篇則云扶巖
扶汎二切船上帆不分動靜唐人詩作靜字用者亦多讀
去聲如少陵詩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張說四月一日
過江赴荊州詩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張曲江詩征鞍
稅北渚歸帆指南陸徐堅棹歌行扣舷過曲浦飛帆越回
流劉刪泛宮亭湖詩同體乘派水舉帆逐分風包何詩錦
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孟浩然詩嶺北同征帆巴東問故
人許渾送客詩江風颺帆急山月下樓遲此皆與玉篇同
者楊用修曰近蘇州刻孟詩改征帆爲征棹何仲默笑曰

征帆改征棹錦帆亦改曰錦棹可乎

釣詩鈞

東坡以酒爲釣詩鈞亦有所自來五代唐彥謙索蝦詩既
名釣詩鈞又作鈞詩鈞

蒙茶

昆山葉繁久釋森蒙陰山茶歌序按茶譜西蜀雅州蒙山
五頂各有茶園惟上清峯者最佳以受陽氣全故芳香特
異每歲於禁火前俟雷聲發採之多服能祛疾唐人最貴
重之故諺以蒙頂茶配中冷水云北地原不產茶費沂之
間山石生衣土人掬而沃之詭有茶味遂亦謂之蒙山茶
雅州險遠其茶不可得竟訛以東蒙之蒙爲西蜀之蒙矣
今蒙陰茶本非木本乃苔蘚之屬性寒而味苦不堪登茶
辨之列乃冒蜀山之名以行世矣葉子惡世之非其真

而僞其名者因作歌以辨之其歌有云一甌色臭殊作惡
狀如瘋癲氣如木未能撥壅已成災徒然苦口非良藥
郎瑛七修類稿云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薺謂之蒙
茶士大夫珍貴而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
又乏香氣而茶經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卽古蒙山
郡故名其圖經云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
勝覽一統志土產俱載蒙頂茶晁氏客話亦言雅州也白
樂天琴茶行云李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上
移時盡化以驗其真文彥博有謝人惠蒙頂詩云舊譜最
稱蒙頂味露芽雪液勝醍醐吳中復亦有詩云我聞蒙頂
之巔多秀嶺惡草不生生薺若據此則蒙茶之誤自明
已然

洪稚存詩

洪稚存西湖詩錢唐門外卸蒲帆小婢相扶上岸攬一睂
當風立無柰夕陽紅透紫蕉衫全集不錄見北江詩話攬
卽扶也語意不免重沓

金狄

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
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折盤
仙人臨載乃潛然淚下按魏志明帝紀注魏略曰是歲徙
長安諸鐘虞駱駝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
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于
霸城此注載在景初元年與李序青龍元年之語不合考
明帝大治洛陽宮在青龍三年則徙銅人在景初元年於
事爲近李序未知何所據也

蒲茸

謝靈運於南山山北詩新蒲發紫茸李善注蒼梧薺茸草兒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茸按本草蘇頌曰香蒲蒲黃苗也春初生嫩葉出水時紅白色茸然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花抱梗端如武士棒杆故俚俗謂之蒲槌亦曰蒲葇花其蒲黃即花中蕊屑也據此則香蒲花至夏始開春初茸茸然紅白色者葉也謝詩上句初篁苞絳箨蓋作於春時則紫茸謂葉非謂花也晉無名氏拔蒲詩青蒲銜紫茸長葉復從風似亦不定謂花蘇子由石盆種昌蒲忽開八九花或言此花壽祥也因作詩云世說花開難值遇天將壽考報勤劬是昌蒲不盡有花本草別錄真菖蒲葉有春四月五月亦作小釐花則其花亦開於夏日不在春也李時珍曰菖蒲蘇頌言無花實然今菖蒲二三月間抽莖開細黃花成種而昔人言菖蒲難得見花非

無花也應劭風俗通云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長年是矣此說花開于二月間與別錄異然黃花非紫茸也惟抱朴子言菖蒲石上生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其色與謝詩合然此難得之品康樂即景成詠未必指此

援

文選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注種木為援援衛也按援即蒲籬之類詩中所謂插權當列埔也援去聲唐呂溫道州夏日早訪前參詩權援朝花帶露繁蓋即用謝詩又李義山憶詩襄樹無勞援神禾豈用耘孫魴注人可丹詩欄檻為良援亭臺是四鄰

茶有社前明前火前雨前

香山詩李六郎詩綠芽十片火前春汪立名注按遜叟云火前寒食禁火之前也今世俗多用穀雨茶稱為雨前學

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火前其下則雨前東坡新茶送蔡判程朝奉以餽詩火前試焙分新勝王注品茶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詩火前試焙分新勝王注品茶要錄云茶事起於驚蟄前其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其次曰三火故市茶者唯伺出於三火之前者為最佳查注若溪漁隱叢話水揀茶即社前者生揀茶即火前者粗色茶即雨前者按齊己詩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甌封題寄火前是唐人以火前為貴今杭人采茶以清明前者為貴所謂一旗一槍亦呼明前即香山東坡詩之火前也放翁書意詩今年茶比常年早笑試西峯一掬泉自注今年清明前數日山中已有新茶則明前之足貴可知若社前又在明前則罕觀矣市上鬻茶者以雨前為名豈知其為宋時之粗色茶乎

商瓊瓏

池北偶談十八劉節之和有詩云虛堂微月影玲瓏茗粥筵中解靜聽已許來年仍小泊未須催曉唱瓏瓏瓏瓏二字出楊子法言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則商玲瓏作商瓏玲亦何不可之有按商玲瓏杭州官妓元微之贈香山詩所謂莫遣玲瓏唱我詞者是也玲瓏例言之曰瓏玲固

瓏字不

有法言可證然人名豈可倒言之乎

瓏字不

香山問楊十二新拜省郎遙以詩賀詩首句文昌新入有光輝人多不解文昌二字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索隱文耀鉤曰文昌宮為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孝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初學記尚書秦置也尚書龍命汝作納言詩云仲山甫出納王命王之喉舌竝尚書之任也天文志斗魁六星曰

昌宮荀綽云尙書是謂文昌天府也蕭望之云尙書百官之本後漢李固上書云國家有尙書猶天有北斗主爲喉舌斟酌元氣隋尙書省唐龍朔二年更名中臺咸亨初復爲尙書省光宅初更名文昌臺長安初又爲中臺神龍初並復舊爲尙書省香山稱文昌者仍光宅之舊稱也

湛恩

漢書司馬相如傳湛恩汪濊師古曰湛讀曰沈廣韻直深切平聲今人多誤讀上聲宋呂祐之禁林謠會詩崇賢同慶湛恩深是宋人已誤讀仄聲矣

黃袍

貫休寄張侍郎詩鳥聽黃袍小自注黃袍鳥名按詩周南黃鳥于飛陸璣疏黃鳥黃鵲留也或謂之黃袍休詩蓋用此也休詩又好用僻字如寄紫閣隱者詩苔上枯籐笮笮說文竹列也段注竹列者謂竹之生疏數偃仰不齊而齊笮之言行也行列也釋草仲無笮蓋謂竹有行列如伯仲然無者發聲也引伸之取竹爲衣架亦曰笮廣韻四十二宕曰笮衣架是也按笮唐韻古朗切其本義廣韻平聲在十一唐去聲下朗切休用作仄聲其引伸之義歟又送僧之霽夏詩蕃近風多教廣韻與勃同

曹植責躬詩

文選曹植責躬詩改封充邑于河之海李善注魏志曰黃初二年改封鄆城屬東郡舊兗州之境按鄆城續漢志屬濟陰晉志屬濮陽國此云屬東郡當是魏時改隸杜預莊公十三年左傳注東郡鄆城此其證也但不知善所本何

書

雪浪石

方宜田制軍燕香二集定州春園觀雪浪石

矣今得自臨城土中乃復勝蹟之舊走筆示州牧沈廷臬誌之詩云開題雪浪一卷石近倚雲根大茂山玉局多年悲土壤春園舊路失烟鬟重教字向摩厓沈眞喜珠同合浦還健興尙留袍笏在詩成相對當躋攀又薇香集定州詩片石不關人代異至今雪浪淨無塵自注東坡雪浪石今移置春園舊址巋然完好一統志定州雪浪齋在州學內宋蘇軾得石于恒山狀如雪浪鑿石爲芙蓉盆盛之置于學中因以名齋本朝康熙四十一年州牧韓逢庠移置春園內乾隆三十一年趙州知州李文耀得石於臨城縣上有雪浪二篆題相傳云自定州移來總督方觀承以聞上命仍置雪浪齋御製有雪浪石記勒諸石按此石韓逢庠於康熙中移至春園後不知何年失去宜田詩所謂春園舊路失烟鬟也宜田此詩作于乾隆乙酉乃三十年與一統志所云三十一年者不合自康熙四十一年至乾隆三十年才六十四年與宜田石失百年之語亦不合疑方亦約略言之也惟石在春園何以失去眾春園爲當日西巡駐蹕之所必有官司經管何以竟至失去一統志言上命仍置雪浪齋何以宜田云今在春園皆不可解眾春園在州治東北宋州守李昭亮建後韓琦擴其地歲時與民同樂故名韓自爲記雪浪齋在州學內非一地也宜田定州詩當在眾春園觀雪浪石詩之後集中癸亥詩之次疑編者之誤

勃姑

山谷詩勃姑夫婦喜相喚放翁春社詩勃姑聲裏雨冥冥玩二詩之意似皆指呼雨之鴝鵒然考六書故按今俗通

鳩者有班鳩又謂班佳其差小者謂有白班點點其差
日布穀故謂之布穀又謂勃姑又謂步姑班鳩之聲略似
布穀而短濁是勃姑乃布穀之別名爾雅釋鳥之鳩鳩也
陸璣毛詩疏鶉鳩灰色無續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
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釋鳥之佳也郭注今鶉鳩詩疏
引作鶉鳩蒲鏡以為傳刻之誤邪驚行以為聲轉今俗之
鶉鳩也勃姑鶉鳩是二物似不可混而為一

白蘑菇

方宜田白蘑菇詩自注元柳實澤水秋風詞沙頭蘑菇一
寸厚袁桷詩蘑菇綴玉釘今產多倫諾爾為珍味按蘑菇
蕈廣羣芳譜不載惟載播之恆廣菌譜有蕈蕈草云出東
淮北山間亦非今口外之蘑菇也口外之蘑菇以營盤蕈
為最貴觀柳實詩則元時已為珍品宋陳仁玉菌譜麥
蕈多生溪邊沙壤土中味殊美絕類北方摩姑則宋時
已有此物特未見諸吟詠耳其字陳仁玉作摩姑此物亦
菌類菌一名菰子則字當作菰李時珍本草綱目蕈菰出
山東淮北諸處埋桑楮諸木於土中澆以米泔待菰生采
二三寸本小末大白色柔輭其中空虛狀如未開玉簪花
俗名雞穀蕈菰據時珍所言乃生於內地者非今口外之
種其字作菰則不誤也蕈蕈皆不見字書乃俗字廣雅陳
茹爾雅釋草釋文作睽姑則茹亦後起字

南瓜

方宜田南瓜詩自注俗名倭瓜蓋番南種也按羣芳譜
南瓜形橫圓而豎扁色黃有白紋界之漸凹煮熟食味麪
而膩亦可和肉作羹又有番南瓜實之紋如南瓜而色黑
絲蒂頗尖形如壺盧二瓜皆不可生食據此則南瓜番南

瓜自是二物番南瓜即北方之倭瓜吾朔所為番瓜
南方少見北方亦不常食不若倭瓜之為常食品也李時
珍本草綱目謂南瓜種出南番轉入閩浙今燕京諸處亦
有之瓜正圓大如西瓜皮上有棱如甜瓜其色或綠或黃
或紅所言形狀正是今北方之倭瓜蓋李南人未嘗見北
方之南瓜故云然乃又疑浙中一種陰瓜即南瓜是兩歧
其說矣吾浙之紹興人則呼倭瓜為南瓜宜田皖人殆皖
省亦呼倭瓜為南瓜第宜田督直久豈未見北方之南瓜
乎

用蘇詩韻改字

陳小石蘭瑞觀象居詩鈔中秋月夜用蘇韻示諸弟詩末
二句以德客為韻德下自注原本出字韻查與客字古韻
不通宋人疏於韻學處今為改之以質世之攷證者按
以段若膺六書音均表考之出聲在術物部客從各聲在
藥鐸部德從惠聲在職德部皆不同部也以廣韻考之出
在六術客在二十陌德在二十五德皆不通也近人言
古韻通轉者依宋鄭庠本陌職通而質陌不通故此詩嘆
宋人之疏然今本言古韻通轉者質陌通而陌職不通與
鄭說正相反此正非可以一言決矣古音術物與脂微同
部藥鐸與魚虞同部職德與之哈同部穆天子傳出韻之
楚辭思美人出韻佩異態埃又詩柔桑疑資維階韻譏鼎
銘世怠韻此術物與職德諧也詩縣縣飴謀龜時茲韻賓
職德可與藥鐸諧則術豈竟不可與藥鐸諧特未有以證
之耳似未可遽以議宋人矣

升庵詩話

升庵詩話古丞詩蘇武繞爲典屬國節旄落盡海西頭
武之苦節而歸來只爲典屬國漢之寡恩覆光之罪也按
此等議論皆不知當時之情事者也西漢初官丞相一人
御史大夫一人其次爲九卿朝之大臣也武以移中庶監
出使歸而驟躋九卿不可謂之薄典屬國掌蠻夷降者因
其使不辱命而爲此官以風示蠻夷不可謂之不當位其
後圖形麟閣比於方召尤見漢廷之重武又烏得謂之寡
恩哉升庵老死滇池實世宗之寡恩假右丞詩以自喻耳

畚

杜甫詩瓦卜傳神語畚田費火耕李德裕嶺南道中詩五
月畚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難廣韻九麻畚式車切燒
榛種田宋史食貨志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
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

日南雜錄

七

諸州縣人畚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
方得縱火按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宋詔所謂著在禮
經也然月令季夏之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
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又在所不禁矣杜李二詩所言是南
方舊俗舊唐書南蠻傳東謝蠻其地在黔州之西數百里
五穀不以牛耕但爲畚田每歲易當亦是火耕之俗宋史
眞宗紀大小祥符四年八月詔除畚田租畚田何以獨得
除租恐非謂火種之田也一統志福建龍巖州百家畚洞
中寬廣容百家畚田播種足以自給或指此

女官

唐律諸道士女冠宋本律文作女官孫奭律音義女官是
元經云女官如道士也流俗以其戴冠改作冠字非也
宣公此說其字當作女官然唐詩如元結如疑

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顧況云曉裏桃花逢女冠林
葉落仙壇並作女冠玩顧詩冠字又讀作去聲矣

篋

陸魯望寄吳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竹中流萬尺篋
篋取漁具也見西陽雜俎按廣韻一東不收篋字楊升庵
以爲唐韻不收者明人往往以廣韻爲唐韻也陸乃唐人
疑唐韻有篋字

畫爐灰

錢牧齋詩才薄可憐遭貶謫爐灰畫盡不成詩自注王元
之南郊大禮詩可憐此夜商於客畫盡爐灰淚滴衣按此
引王詩蓋用其遷謫之感然王詩未見有不成詩之意山
谷詩寒爐餘幾許灰裏撥陰何南唐詩烈祖與宋齊丘議
事率至夜分置灰爐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爲字

日南雜錄

六

旋即平之

蟹斷蟹根

高似孫蟹略吳越之人取蟹編簾以障之謂之蟹簾傳胘
蟹譜今之採捕者於大江浦閒承峻流環緯簾而障之其
名曰斷音段按斷不見字書以意求之但當作斷字說文
累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方以智通雅四三十莊子有緯蕭者
取魚也吳郡記曰江濱竹繩編之以取魚謂之扈業是其
制甚古陸龜蒙蟹志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
又漁具詩序網罟之流列竹於海濱曰扈注吳人今謂之
斷放翁由故鄉遠舍作詩水落枯萍黏蟹根雲開寒日上
漁梁自注鄉人植竹以取蟹謂之曰扈以聲求之其字當
從段作扈從段亦誤魚斷之字亦可作此放翁小舟晚歸
詩潮生魚箔短木落雉媒閒是魚斷亦稱魚箔也

釋宮楸杙也王氏念孫疏證說文弋槩也或作杙方言
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楸杙之言段也今人言木
一段兩段是也楸各本譌作杙今訂正說文槩弋也槩與
楸同今俗語猶謂杙爲槩楸之言厥也凡木形之直而短
者謂之楸按字典楸下引博雅之文是所據本尙未譌楸
集韻楸杙也在都玩切內魚斷蟹楸雖以竹爲之而其形
實木之直而短者故亦得以楸名

虛釘

今北俗佛前所供果食高果如塔而虛其中清異錄載游
王藻五代詩虛釘玲瓏石鎮羊殆卽此類

日南隨筆卷五終

孟孝女

孟孝女樂陵人亞聖裔也素好武同治己巳捻逆北竄孝女挾母上馬逃賊四合女右手舞刀左手抱母連刃數賊突圍出卒完其母楊香吟有詩紀其事

義丐

義丐不知何許人泰西人時以錢物給丐者義丐獨不往人問其故則張目視之卒不答天津楊香吟孝廉光緒系以詩曰人盡逐腥膻君何慕高潔風雨一杯羹千載西山蘇餓窮吾分耳肯爲一餐誤落落古人豪蒙袂而輯屨

楊香吟詩

楊香吟丁卯紀事詩云百戰勳名歸將帥九重封號到神祇按軍興以來以神靈顯著奏請加上封號者到處皆有次句蓋紀實也

吳菊英

鶴峯女子吳菊英嫁州人于某其小姑譏而笑之以暴疾聞女憑于姊促母詣刺史訴之質謙數四啟棺諦視傷固在也遂赦罪小姑刺史者梁元珠華陽人也記其事以徵詩王子壽百柱堂詩集有題吳氏鬼女鳴冤記七古一篇

沈童子

百柱堂稟有沈童子詩注云童子名蒙端青浦沈辛才大令之子僑鄂中咸豐二年十二月四日夢逆陷鄂城辛才自外歸賊踵之刃將下門啟蒙端即以身蔽父賊叢矛刺之蒙端死辛才以中刃五踣地竟得甦蒙端母孫氏入井投縲皆不死耳畔覺有呼者曰兒在母毋驚亦得免事平辛才乃斂而葬之洪山童子死時年十有五其同里袁廉

叔爲撰沈童子傳徵題

驢繹

自潞河入都船家以驢曳繹其行甚駛俞劍花印雪軒集有詩云舟行忽與坐車同妙法徧宜六閘中邪許不勞喧兩岸一繩驢背去恩恩馬臻舟次楊村作前望同舟遠不分打頭風急御河渾塞驢無力牽船攬行到楊村日已昏集外朱氏昆田云今京東五廟轉運率用驢挽船誦馬虛中詩則在元已然矣

談細卿

菱湖女史談細卿印梅工詩俞劍花歎爲吾鄉閨秀之冠其姊步生印蓮亦能詩有華韻聯吟草劍花題其集有句云菱湖流水清千穀種出雙雙姊妹花

鵲紅

鵲紅蜀人不知爲誰氏女題詩富莊驛旅壁其詞云萬里飄零百劫哀青衣江上別家來朝雲暮雨番番看一路山眉掃不開深閨一命弱於絲金鼓聲中怯幾時妾意也同花藥恨阿誰馬上是男兒阿母音書隔故關兒身除有夢飛還年年手濯江邊錦不教人間拭淚班冀砧望斷淚盈盈敲罷金釵憶定情妾是馬嵬坡下住此生祇合卜他生小婢嬌癡代理裝窮途怕檢女兒箱兒時愛譜江南好恐到江南已斷腸霧鬢風鬟一段魂喘絲扶住幾黃昏殘鐙背寫傷心句界亂啼痕與淚痕後跋云妾生於劍外死於刀鏑小醜跳梁全家失所慈親信杳夫婿音訛依于所親挈至蘄州遂偕南下妾意稍遲玉碎猶冀珠還期秋扇之重圓願春暉之永駐流離數月甫達此間直隸河間府交嗟乎陌頭楊柳總是離愁門外枇杷都非鄉景望齊門而

泣下思蜀道以魂歸阿娟阿娟生何如死扶病夜起勉盡
數絕郵塵信宿便入江南當是薄命人斷送處也嘉慶六
年正月十九日蜀中女史鵲紅題吳縣陳嘯亭謁選入都
過此見之錄以示人徧覓題詠遂傳于世云

鬼頭謠乞兒曲

徐柳泉時棟烟樓詩集新樂府有鬼頭謠乞兒曲二篇
所記爲道光辛丑英人佔據寧波府城事也鬼頭謠序云
辛丑八月西夷據郡城明年四月去則偷兒夜竊鬼頭
之力也其術奇幻不測已詳余所爲偷頭記中作鬼頭謠
其詞云鬼頭來營門開收奇貨大官坐黑鬼小白鬼大不
論斤但論个解一官眼力精復精鬼頭黑白何分明爲爾
判價平且直爾亦不用作偽巧裝飾二十千鬼頭黑四十
千鬼頭白解二城外偷兒紛如麻得錢日日眠酒家跛蹶進

城去白日西山斜同術不同巧各自爲生涯解三營門開鬼
頭來鬼頭紛紛落如雨偷兒作客官作主鬼頭個個入功
簿偷兒作商官作賈主客歡喜鬼子氣苦白日西山斜即
當出城去買頭主人還來城中高坐作官府解四乞兒曲序
云西夷據郡城積七八月郡中乞兒益窮餓於是紛起向
夷人索錢米由城逮鄉村泊旁郡他縣與餘姚流丐之向
在郡乞食者男婦雜沓攜持保抱入城中呼號啼笑日盆
眾多至於數千此時夷方以偷兒有戒心見此愈驚恐疑
中國有陰謀將倉卒襲取之者始決計舍城去是役也偷
兒之功什六七乞兒之功什二三皆是皆不可無作也古者
兵行凱還則有鑾歌鼓吹之曲以鳴得意故擬新樂府以
備甬上凱歌作乞兒曲其詞云蓬頭垢面衣欲穿破甌在
手兒在肩什伯成羣來向鬼子啼饑寒啼饑寒鬼子憐

坐臺上乞兒環臺邊鬼子嘻笑亂擲青銅錢乞兒低頭金
拾取鬼子大笑乞兒去解三三兩兩傳播之鬼子有錢能
佈施相喚相告語相將入城去昨日千百個同來不知數
環乞錢鬼子怒手中杖擊其股乞兒嘻嘻散復聚卻向鬼
子齊聲訴哀苦解二甬江大馬頭南船北船日日江中浮徧
走天下不及江廈解三走盡天下列肆江東西大錢滿城
中大家與我米列肆與我錢乞兒多復多不愁飢與寒荒
年施我粥豐年施我衣乞兒多復多不愁寒與飢三呼
嗟今奈何街寂寂可張羅舊門戶牆差我軒壁堵門戶嗟
嗟乞兒空鼓隴胡辱乾舌嗟不得錙銖嗟呼奈何乎解四
乞兒啼飢寒鬼子不肯憐乞兒訴哀苦鬼子不能怒鬼子
不怒亦不憐乞兒累疊相糾纏鬼子不憐亦不怒乞兒拍
手呼邪許解五夜畏偷兒晝畏乞兒畏晝畏夜不如去諸解六

鬼子入舟中乞兒散如風偷兒富貴乞兒窮乞兒有口不

言功使相赫赫來和戎解七合觀兩篇酣暢淋漓近于嬉笑
怒罵矣然紀實也今又安得此偷兒乞兒

四明四友圖

烟樓樓集有題四明四友圖詩四友者鄞縣監生李東門
嵒磁州牧萬西郭承勳慈谿明經鄭南溪性鎮海諸生謝
北溟緒章同時以詩鳴號爲四友東門之父爲臬堂先生
鄞嗣西郭父五河令言南溪父寒村太守梁北溟父侍御
兆昌四家合刻集曰四明四友詩而寒村序之柳泉詩所
謂淵源紹家學是時老鄭爲主盟也圖不知何人所作南
溪家珍藏之

柳泉諸將詩

柳泉七律大將諸將諸作皆指道光辛丑浙中軍事也諸

將之二云雲臺老將本英雄名在凌煙畫象中李廣數奇逢勁敵哥舒師敗棄前功嘉門匹馬西風緊鄴水扁舟落日紅長樂鐘聲太淒慘江邊歎息有村翁原注英人方在橋已有劫奪行貨者會余軍門自鎮海謂余軍門步雲也來見之立斬無類一二人郡民始安頗有怨詞余之凡蓋有謀卸已過而府獄一人者

絮鐵行

鐵崖林公被逮北上侍者粵人鄧猷懷絮溫公銀鐙日凡數十易左右公患難三年終始不怠高子雲客爲作絮鐵行周亮詩序

問汶水

元亮閩茶曲歛客秦淮盛自誇羅囊珍重過仙霞不知薛老全蘇意造作蘭香謝閩家自注歛人閩汶水居桃葉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見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正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不足異也秣陵好事者常謂閩無茶謂閩客得閩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檀實則閩不重汶水也閩客遊秣陵者宋比玉洪仲章輩類依附吳兒強作解事賤家雞而貴野鷺宜爲其所誚歟三山薛老亦秦淮汶水也常言汶水假他味逼在蘭香究使茶之本色盡失汶水而在閩此亦當色沮薛常仕男自爲翦焙遂欲駕汶水上按今京師人飲茶輒以茉莉花薰之名曰香片茶茶之真味全失亦閩汶水類也

爰書入雲

周元亮少司農以任閩臬時馬際昌獄事爲總督佟岱所劾時官閩臬者爲田際龍據證佐定讞謂元亮得職應論迨與元亮質問皆虛巡撫劉漢祚不敢任請廷質逮送刑

部如前讞朝審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乃下於是羣公卿曰天意如此獄可疑會逢恩赦論成故集中有詩云恩膏此際同淪骨疑牘誰爲吹上天羊角已扶九萬里故人空賦大風篇

北酒

元亮霜月乞酒歌言酒事甚詳中有句云易州滑辣青州玉自注易酒以辣名青州有金玉勝玉勝金又云南和荷葉內邱瓜自注南和刁氏以蓮露爲麴內邱喬氏以西瓜爲釀又云錯認水傳羅侍御百花獨美衛侯家自注德州羅公欽瞻家釀近推第一錯認水其一種故衛侯以露名酒至百餘種大內每需之此皆言北方之酒也又云蓮須頗憶曾家好即賤亦數雙門藍自注閩會城會氏以蓮須釀酒頗有聲雙門前藍家酒外境人貴之則憶閩酒也又

云公以北酒頻誇我我適飲之無一可是臚列北酒之名而大不滿意末雖云始識北酒有妙理復云許生飲酒且從俗不滿意仍在言外

韓生

韓生者善平話嘗供奉世廟王西樵贈以詩曰正平如水先皇日行樂時時祗戲傳江上逢君道遺事斷腸如遇李龜年謔語縱橫許入詩舍人侍譙柏梁時武皇沒後天無笑說著宮車只淚垂

何起泰

何起泰字去驕又字如初揚州人二十五歲死復甦吟詩二首乃絕其詩云苦海沈淪無盡時人生何用壽期頤吾今步履離波浪明月蘆花任所之屋倒舟翻亦殺人斯人斯世損吾眞碧天洞裏桃千樹長嘯歸來處處春吳野人

序

劉昇

劉昇儀徵人歙縣潘楚玉僕也楚玉性褊急少違意輒捶撻無虛日昇不怨也楚玉母病昇割股肉和藥療之楚玉死家中落昇黽勉負荷為嫁女為楚玉子次璜娶妻妻死復娶家益窘昇筋骨且衰矣乃賃于人力作以供幼主衣食盡瘁至死程雲家哀之作義僕傳吳野人挽以詩日剖石出美玉壁峰露珠光體質雖鄙陋今日見中腸野人又有鄰家僕婦行云主人妻沒啼赤子賤妾乳哺置懷裏妻沒主人產亦破草青門戶雞大餓夫子束裝擔兩頭喚妾昏夜適他州戀此襁褓未能去夫也怒罵去不顧短簷黃雀雙雙飛對影難禁涕暗揮牀上呱呱啼不已牀下舖糜重料理妾無夫主有子敢怨獨宿飢寒死按此婦惜不詳其姓氏亦劉昇流亞也此等詩發潛閨幽真有闢名教文字

王解子

野人王解子夫婦詩序如皋王解子酷嗜酒里有義士妻某氏臯當遣戍縣官差役往送解子與焉歸悲惋終夜為之罷飲其婦詢知之願代義士妻解子許之送至戍所值鄉人以金贖義士妻還不知其為解子妻也姚潛為余言命余賦詩其詩前一段云張羅待黃鵠鴛鴦乃罹咎義士妻遣戍解子罷飲酒慘愴還家門色驚糟糠婦漿醞寄性命今何不入口問訊執壺前解子起搖手汝曹婦女流中懷豈堪語若欲知其由汝且將壺去漿醞非刀劍能平不平事汝亟將壺去義士妻遣戍其婦毅然謂堂堂義士妻此去為奴婢羞辱儼念之面兒外不識他人可代伊何

可代伊搔頭惱阿公公也無庸惱願代者是僕解子得之歡喜涕還墮汝曹儻如此我拜汝高坐敘解子夫婦問答情狀如繪此等事非詩歌詠之恐湮沒者多也

徐大臨

長洲徐大臨太史 幼時夢是陶周望後身犬亭山俗名吼山青棘園周望讀書處也後太史與宋稚恭遊是園泛舟始至恍然昔夢其次韻詩有云前身曾省識坐古玉玲瓏

清江二寶

清江浦惠濟祠中鐵鼓及鯨魚肋骨稱為二寶蔣通齊起伯詩吾鄉有鐵鼓厥狀圓於缸明時巨璫鑄轉徙來袁江懸之惠濟祠障以瓔珞幢旁橫鯨魚骨烏獲難磨扛近聞付兵火只餘繫船楫據此則清江二寶俱失之矣

廣東藩署鹿

廣東藩署有鹿焉其來久矣蔣通齋詩相傳雍正乾隆年有一藩使家奉天攜來小鹿僅三五嗣後孳生日繁臘一朝海水忽羣飛碧眼波斯爭鹿脯可憐只臘十二三尙作故事邦人談廣郡樓中千扁蝠中丞堂側茵陳木年來福祿壽同呼應有詞人纂叢錄

薯蕷細

薯蕷細產廣東以薯蕷草染成蔣通齋歌云南風四月嘉禾道濮九娘橋細最好炎方事事異禾中湛漬多資薯蕷草一染漸紅再染頰三染四染醬色成曳裾那貴彌牟細入市遙聞絳繚聲不論牙郎兼馬走錦髻兒童白頭叟裁衫削幅一般同輕便何妨衣露肘恍忽壺中別一天百重樓觀似蜎旋青鞋布襪容游戲大袍裏衣總棄捐聞君

濯扶桑足周覽青邱並湯谷從今多樂著黃衣裸入固
從彼俗誦末段語爲之浩歎裸入且不免何有乎著黃衣

慶熙臺將軍

蔣通齋曰慶熙臺春任廣州將軍每日僅費數百錢司道
節禮不收州縣樣貢不納節相絲賜不赴惟嗜書史會假
子綏服紀略手自抄之其漫成二之一云往推松相國今
見慶將軍節操猶冰雪憂勞惜寸分最能甘淡泊從不事
虛文偶過吾廬坐龍沙采異聞

醉蚰圖

通齋題戴文節師集云公是神仙丁令威平生兩度鶴南
飛渡江拋卻羅浮繭祇袖瀧州片石歸公兩視學素中
只羅定所得二硯
已烟雲揮灑追洪谷詩筆淋漓仿太蘇今日西山依舊綠
何人重寫醉蚰圖乾隆中金宗伯蚰蝓陳太僕兆崙醉蚰
圖王翰爲圖同時張大索伯泰開等
均有詩唱酬盈紙爲證
懷圖故事公會發言之

拒客詩

錢梅溪詠履園叢話云王公大人越富貴則賓客越多賓
客越多則越拒客其勢然也王夢樓侍講出爲雲南太守
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於腹飢口渴欠伸倦坐終不得一
見者嘗有詩云平生拔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誦之
令人齒冷昔蘇子瞻爲鳳翔判官陳希亮爲府帥以屬禮
待之入謁或不得見子瞻客位假寐詩云同僚不解事慍
色見髯須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亦此意也 余官輦
下數十年飽嘗此味久矣主人未必皆拒客拒客者閩人
也嘗偕同僚往見一堂上官閩人知有公事不能拒也在
客坐小憩時主人未出聞有車聲鄰鄰而至投謁者數人
閩人日不在家客皆廢然去余與同僚皆隱笑閩人之能

而客之爲所愚也一同僚攝外任謁一要津十五往而終
不得見此皆余親見親聞之事又嘗偕同僚謁堂上官在
客座候主人自午至暮而不歸則散次日復往或仍不遇
往三四次而始得見此又非主人之拒客實亦人事之紛
拏主人亦無如何也近人有詩云投刺朝朝謁上台崇輶
守候費疑猜自晨至午無消息飢火中燒悔此來唐王定
保據言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爲典謁所阻因賦一絕
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
名紙毛生不爲通乃知此風自古已然

烟火

宜田戊午元夕雪後 圓明園 賜宴百官觀烟火詩自
注朱子全書載有婺州人周四會放烟火唐仲友招喚來
此以呈藝爲由又趙孟頫贈放烟火者詩云人間巧藝奪
天工練藥然燈清晝同是烟火之戲仿於宋至今婺人猶
擅其技 按宋耐得翁都城紀勝雜手藝有燒烟火之名
是宋時此戲頗盛宜田所引朱子語見按唐仲友第三狀
亦可見宋時此戲不僅盛于都城也

熙寧律學

宋史神宗紀元豐四年春正月詔試進士加律義熙寧六
年四月置律學七年四月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公試習律
令東坡詩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蓋譏之也
然漢時州郡多遣人赴丞相府學律魏設律博士其後歷
代多有此官律學明而刑罰中於政治關係甚大孔子曰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神宗此舉未可非也

宋玉山藥

曝書亭集食宋玉山藥聯句詩有土滿三尺強句按宋玉

即采青去都城七十里然余在都下數十年未見有采青
山藥有二尺強者豈今昔物產有不同歟清苑山藥其肥
者圍餘三四寸長者二尺強味極甘美在鄉者尤勝他處
所不及

韭黃

放翁蔬食戲書詩新津韭黃天下無色如鵝黃三尺餘按
新津縣名屬成都府韭黃長至三尺餘實所未見今河間
韭黃爲直隸之最然長不及尺也

筍值千錢

山谷食筍詩洛下班竹筍花時壓鮭菜一米酬千錢掉頭
不肯賣是宋代洛都以筍爲珍物然云花時似是春筍今
京師貴冬筍冬令餉客幾爲必不可少之品每斤價銀自
三四錢至一錢許交春味改庖人有藏至夏令出而享客

者

都門竹枝詞

都門竹枝詞相傳爲楊米人作向不知米人爲何許人也
近讀古香樓稟知米人名瑛祖爲小如廉訪畿輔同僚官
務關同知旋轉天津分司與廉訪相唱和廉訪贈米人詩
有竹枝才調擅名場句卽指都門詞也梅成棟津門詩鈔
流寓內載有楊米人詩言米人桐城人著有中隱軒詩鈔
李符清楊米人不易居詩集跋云米人八歲能詩有寒月
隱梨花輕風落香雪之句刻衍波亭初稿二卷又有都門
竹枝詞百首崔旭念堂詩話云米人詩有云官比畫詩聊
寫意更無公事可望形干卿何事風吹水與世無爭鳥在
天似南宋人語

姜白石詩

姜白石詩應歎藥闌經雨爛土肥抽盡縮砂苗縮砂前未
有入詩者

蕉葉蓋

李長吉南園詩瀉酒木蘭蕉葉蓋病容扶起種菱絲宋趙
君錫送文潞公詩內裏宣來蕉葉蓋御前賜出鏤金花
五雜俎陳造詩掀髯得一笑爲汝倒蕉葉按蕉葉蓋殆碧色
而形似蕉葉者非巨杯也志林東坡云吾少時望見酒杯
而醉今亦能飲三蕉葉矣其意以蕉葉爲小也

太白詩注

太白月下獨酌詩三盃通大道通大道三字見史記楚世
家

王子壽詩

王子壽後讀史作第一首云郡守典兵馬制視古諸侯請
奏及誅討舉動皆自由折衝四境內草澤銷姦謀後乃繼
其權專城如贅疣連圻付節鎮從容居方州勢大運必緩
地廣防難周匹大一攘臂千里皆虔劉奔馬去拊制穴蟻
成橫流偉哉山濤言晉武不見收武備去已久遂爲生民
憂按晉武帝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兵大郡
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後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
不宜去州郡武備帝稱之而不能用自是以後作州郡者
遂無兵權太平無事尚可雍容作鎮一旦姦宄發難倉猝
何以禦侮有束手待斃而已此詩所言洵篤論也

頂池塘

古香樓稟有奇懷頂小唐詩云旗亭何物雙鬢女敢唱池
塘煙夢詞自注小塘春柳詩有六朝煙夢鎖池塘句一時
傳誦呼爲頂池塘

朱少仙

海昌校官朱少仙有如今名士半言錢之句李慶遇遇孫
歲暮詩云爲語冷官朱伯子我非名士不言錢翻用其意
今天下之名士不言錢者鮮矣

謝蘊山詠史詩

謝蘊山詠史詩論古有識不襲尋常如呂后詩云酒筵竟
許行軍法鐘室親能縛將臣韓信云豈料娥姁難怨死不
如漂母尙哀生董仲舒云天人三策懸金馬祥異千秋說
玉杯張騫云玉門以外安亭障金馬從西致渥洼疏廣受
云人生仕宦二千石孰肯追隨兩大夫靈帝云西園弄狗
泉音集天子騎驢馬價輕班超云三十六城收屬國二千
石職取通侯孔融云跌蕩同譏禰處士老成尙憶蔡中郎
荀彧云娶婦中官唐兩墮託身逆賊漢三公

西瓜燈詩

高岷亭岑西瓜燈詩有句云莫矜外觀忘中味應悔冰心
換熱腸又云鑊知玉性終能輟照恐丹心漸欲灰皆有託
而言

竹煙筒

先天後天吐霞氣蕩爲詩魄噓青天顧晴沙竹煙筒詩也
自序云夢中得句

徐柳泉詩

柳泉走筆奉酬韻仙除夜見詒詩樂道廢生計空言徒云
云陋巷無簞瓢讀書焉養親君子亦謀食所貴不辱身此
打破後壁語使顏子無簞瓢身命且不保又何樂之有

岳鄂王

柳泉拜岳鄂王墓詩湖上騎驢亦偶然古來大將幾歸田

丈夫死國尋常事可惜英雄正壯年同里董覺軒評之
日沈痛之語爲古人所未道覺軒亦有一絕云河山恢復
寸黃金北望中原遺恨深若待功成始烹狗英雄泉下亦
甘心大旨與此同也夏論圖岳忠武祠奇寃于少保賁志
武鄉侯比擬可云切當

雨村詩話

柳泉讀雨村詩話詩熙朝詩老萃雍乾漢魏三唐各本原
太息此君才力薄一生低首只隨園弟子郭傳璞評曰吳
仲倫詩有句云我獨心欽姚惜抱拜袁揖趙讓前賢又記
庚申歲從友人處見戚鶴泉廣文手評小倉山房詩塗抹
滿紙亂後不知流落何所蓋先輩並以隨園爲野狐禪最
易惑人雨村其不免乎

孤山詩

柳泉西湖雜詩湖上孤山第一山梅清鶴瘦水鸞環先生
有意成高隱如此柴門不易闢自注吾鄉徐晉公懋昭談
園集有孤山說極論和靖之非真隱然讀和靖更欲移家
之作則亦未嘗不深悔之也余謂斯言過矣和靖結廬
湖上二十年足不入城市其高風烏可企及豈必絕人逃
世而後爲隱哉孤山初不過湖上一土阜耳得和靖而名
始彰又安得因孤山而議和靖邵堯夫隱于洛中開道學
宗派亦未嘗入山深入林密也屈梅翁感遇詩貞不必絕
俗隱不必逃世梅翁固隱者也梅翁無子妻死不娶人以
比和靖云

廬生祠

辛酉南征過邯鄲見旅壁題廬生祠二絕句云夢中偏富
貴覺後即神仙如此便宜事人人想欲顛鑿石爲遺像千

秋睡境成我來翻一笑醒眼看先生款暑湘筠二字初未知爲何許人後讀懷寧葉觀察城厚江上小蓬萊吟舫詩存有此二詩湘筠觀察別號也

欲留春

周元亮亮工再至蕉堂詩再到虛堂全是雨何如但種欲留春自注欲留春孟夏始開即百葉梔也

詩用黨字

滄溟列嶂黨青天奇語也王西樵韜光詩豁然臨八極青天信無黨翻用李語亦奇

吳野人詩

野人五言古云時俗工文藝腐氣銷清眞悠悠三百年章句困殺人讀之不禁失笑

屈梅翁詩

屈梅翁復感遇詩云狂秦飛坑灰詩書轉燿煌後賢表訓詁詩書乃銷亡又云俗學阿時好慘於秦灰揚語似奇創而理至確明李自成僭位日午門帖書云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名奉申贊敬眷晚文八股頓首拜俗學之既至於此極亦可慨矣

宋荔裳詩

聰明今漸衰記一或遺九宋荔裳句人到五旬後多半若此

游仙詩

蔣通齋曰雅存先生游仙詩頗多奇語不似曹堯賓之脂粉氣也衙齋暑夕偶一和之今錄其三云腦膊雲中對局聲仙官也似賭宣城玉皇大有圍棋癖詔向人間取滑生駭女癡牛劇可憐未償天帝水衡錢神仙最是吳剛富占

得琉璃萬頃田玉泉如乳噴苔磯五色鷄鷄不住飛無怪歸田人愈少仙官也愛著緋衣博異志陰隱客條

岳陽樓詩

岳陽樓臨洞庭湖詩向來評者都以襄陽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與少陵之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可稱伯仲文房之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雖有氣焰難與孟杜比也獨洪北江詩話則謂劉在孟上通首亦較孟詩道勁竊意劉詩未見確是洞庭且上句即從少陵次句化出次句又從襄陽之涵虛渾太清化出也洪語當否明者自知之

馮秋槎詩

馮秋槎應漢慶雲人嘉慶癸酉舉人官吾浙壽昌知縣其塘工次遣懷詩云官到卸肩容免累事非經手不知難是深於閱歷語

蜻蜓

宜田錢東麓侍郎攝京兆勸水畿南往返連得遇晤即事賦贈詩關心睠纖翼一氣感蒼茫自注東麓爲言每見隄蝻輒先有青蛉叢繞其處不可計數又過文安溪隄有懷錢東麓少農詩自注歲辛巳久雨爲患東麓時兼京尹勸水至文邑見蜻蜓飛繞長隄不可數計其處隄夜潰禾隴盡沒按蜻蜓爲水蠶所化飛繞于庭則大雨將至甚驗何隄將潰而蜻蜓叢集陰氣之所感也

唐宋唐分界

歲寒堂詩話云國朝諸人詩爲一等唐人詩爲一等六朝詩爲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漢爲一等風騷爲一等學者須以次參究盈科而後進可也又云國風離騷固不論自

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子瞻以議
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得其
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蘇黃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唐人詩
唐人聲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六朝詩六朝鑄刻之習氣
淨盡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 按此論二則是唐宋之分
宋人已自言之不自今始也隨園與沈大宗伯論詩書謂
唐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豈未見此書歟

香山自歎詩

香山自歎詩宴游寢食漸無味杯酒管絃徒繞身賓客歡
娛僅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此詩不獨爲宦場閱歷之言
更可想見香山居官之廉潔彼貪冒之徒以官職爲利藪
豈爲他人哉唐耿漳春日卽事詩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
疏可與香山詩作一對照

雷伯威詩

元雷伯威 古意曲行違我心直行傷我足曲直誰適從
冥冥羨鴻鶴道盡世路荆榛行止之難

落花詩

義山落花詩落時猶自舞宋子京詩將飛更作回風舞

陸次山詩

陸次山 紹興人在平壁詩業殘粉黛不成妝潦草眠
餐過客忙一幅流民差可擬何心忍作野鴛鴦強抱琵琶
亂撥絃沿門乞食一般憐無情恨殺三家店分使人間造
孽錢幼時曾過其地誦此詩爲之慨然

徐韻生詩

同治癸亥余隨侍貴陽時軍情緊急秋九月賊陷開州戴
商山觀察 死之開至省百二十里警報來日正重陽

也勢制軍張撫軍方張宴於扶風山作重九之會故徐韻
生大令貴陽重九詩云天公頻年亦見慣忠盡致命奚足
悲又云扶風山寺共登高張宴而歸歸東燎蓋紀實也

弔戴商山詩

徐韻生弔開州牧戴商山觀察詩身繡長爲刺史官得民
禦賊替人難七年力盡空城守九死心堅大節完公觸陷
纓垂絕賊復下之堅 敵佩同歸徵德化同死荏苒知感歎
不肯生服葬乃死 衣冠賊具雙最悲二子今餘一 蹶城垣體又殘公籍浙
年前髮逆陷蘭邑公長子被擄仲子自浙 來黔南數日構斯難公塵之去踰城折股語質直而得其
實時同治癸亥也觀察宦黔所至得民心初至開州時教
匪曾何二酋聚眾江外聲勢正盛觀察攜一茶房親至賊
巢賊聞觀察至整隊伍相迂禮貌甚恭觀察開誠勸之降
次酋何二大王意頗爲之動曾酋不從事遂沮次日仍整

伍送之出巢在開州七年全恃民團與賊相抵拒是年夏

六

團丁出拒賊沈仙槎軍門之兵前往村中到處擄掠民心
遂變而州城亦不守矣城陷時賊從北門入北門爲沈軍
分防之地全軍潰敗賊長驅至省距城十二里幸趙暉堂
衛光之軍來援否則殆矣沈軍敗後所部連婦女約五六
千人而仍索二十營之餉沈爲勞辛農制軍所寵信此等
情節制軍豈皆不知而寵信如故者則與勞之閩人郭五
郭七換帖故也

周春浦詩

周春浦通判 癸亥春從軍播州其旺草途中句云一
路香泥留淺印弓鞋痕比馬蹶多謂沈仙槎軍門宏富之
軍多攜婦女也是冬由播率師來省赴援途中截句云刀
鋌小隊費安排慚愧儒生舊壯懷一事差無見女態馬蹶

痕不聞弓鞋案蘇州翟某絕句云銷魂細柳營前路平踏
弓鞋半馬蹶見兩般秋雨盒隨筆春浦蓋用其語邵子湘
當雁門太守行遠兵十萬來掠斂莫譙訶前騎擁婦女後
騎擁駱駝軍律不嚴古今同慨

日南隨筆卷六終

日南隨筆卷六

五

日南隨筆卷七

貴陽市銀

李雙圃棟懷堂隨筆云黔陽市銀水色攪雜名目錯出有名吹絲者底有沙不過九成間亦有九七八在本地已不多得有名篆絲者底亦有沙邊厚夾鉛不過九三至九五六而止有名單絲者白如鏡面不過九成高者九三低者祇七成有零有單絲而拱心者九四五有包火拱心得九七八按雙圃方伯官黔藩在道光庚子此其所出告示語也余於癸亥歲省視貴陽其時市上所用銀曰黃沙錠不過八成曰烏江錠可得九成最高者曰貴陽拱心爲交庫之用可得九八與道光間情形稍不同矣

陋規

隨筆又云裁陋規者偽君子賣陋規者眞小人蓋陋規二字其意深長其理明白國家設一官卽有一官之廉俸廉俸不敷辦公則兼資乎津貼以免誤公今直省府州縣缺千七百有奇未必全無陋規未必從前創議者其智慮盡出今之府州縣下也但使地方官相沿不改雖陋猶規自廉恥喪而後苞苴行簠簋壞此則失其爲規而亦不可名之爲陋也大抵裁陋規多在去任之際賣陋規多係署任之員裁者好名而取之歷年去之俄頃利盡而名以成賣者貪利而形之案牘勒之貞珉利得而名亦著賀蔗農熙齡云在律所禁故爲陋於禮無悖故爲規

錢價

長蘆鹽政於乾隆三十五年奏稱從前紋銀一兩換制錢八百文近年換九百八十九文至一千一百二十文不等至五十三年則稱易銀一兩需錢一千一百餘文至嘉慶元

二等年易換庫平紋銀一兩需制錢一千二百三十文不等四年則稱每易庫平紋銀一兩止需制錢一千數十文至一千一百數十文不等

鹽價

長蘆鹽價乾隆五十九年鹽政奏稱每斤自十二文至二十三文不等山東每斤自十一文至二十四文不等嘉慶四年長蘆鹽政奏稱近處有賣制錢十一文者極遠有賣制錢二十三文者京師從前原賣制錢九文今賣制錢十七文光緒初年京師鹽價每斤合算制錢二十八文當十大錢近年則三十二文

牌鹽布鹽

乾隆元年直隸總督李衛等題準天津青縣靜海滄州鹽山等十三州縣近海地方實在貧民年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少壯之有殘疾婦女之老而孤獨者各赴本地方官報名給牌日許往來灘竈買鹽四十斤皆負在本境無引鹽地方售買糊口九年巡鹽御史伊拉齊以灤州遷安樂亭豐潤甯河五州縣引地自設貧販以來姦徒收賣牌鹽私販充斥官引難銷疏請停止老少牌鹽照閩省例加倍折給錢文按口日給大制錢二十四文飭商捐交貯庫每月朔散給十二年盧龍撫甯昌黎三縣照依灤州等屬一例停止十七年天津靜海青滄鹽山五州縣牌鹽亦盡行裁汰此牌鹽之原委也長蘆鹽法志云明成化六年御史林誠以深州海盈及益氏等十三場窰遠商不支鹽堆積消折請每二大引分爲四小引共重八百斤折布三丈二尺徵銀三錢解通州通濟庫是日布鹽按此窰課之一項也迨至本朝乾隆十九年將額徵十二款併爲一款統名

龍課遂無此名目矣

煤井 旱井

郝思謨井陘詩草云陘邑煤井城東北兩鄉皆是有深至七十餘丈者井內兩家鑿通往往以爭煤構訟又云俗每村砌大池塗以白灰聚雨雪水於其中名為旱井

種穀石

井陘詩草云井陘西關溪澗水底有石色淡白其紋理斜排細筒中空如絨化工之巧他處所無但鑿取甚難非善洒者不能得也土人名為種穀石

圭租

宋時提點刑獄有圭租見職官志

雪蕉

雪蕉草也高不踰四五寸葉如蕉旁挺一莖吐細花若雪

置諸窗几娟秀可人謝照蕉影樓詩集

鶴影圖

大梁學使署西院有古木月夜影宛如鶴謝裕菴大令為賦鶴影圖詩

半癡

半癡一名半翅口外鳥也雪後無從得食羣飛進口土人捕而得之味極佳萬全冬日恒恃以為下酒物云俞劍花客萬全時有詩賦之

蹋菜

蹋菜毘陵產也菜不上生而平鋪于地如人以足踐之者故名初出時甚珍貴

治蠶螯

童子為遊蠶所螫啼甚急忽一客來以指書馬字其上但

四足自內而外耳寫畢啼止馬與蠶何涉乃去毒神速如此真物理相感之不可解者因念司馬文正公拊庭樹遇蠶螯召祝師畫符而愈焉知非即書馬字乎徐時棟樹蟬樓集詩序

愁子

海中小蟲如蟹大不及一戎菽出入潮汐濤浪中惟夜無所栖焉蛤之為物不能行方寸而且善餒是蟲得食而飽以其餘飼蛤蛤利其能哺我也至暮則張殼納之是蟲以為得華堂廣廈酣寢無憂故樂為盡力質明而出日凡數飼如人之納僦屋錢也漁人取蛤在夜半潮退時蟲睡未醒而蛤已爛釜底矣剖之中有一小蟹閒有空其三乃其最勤而早出者度其歸必曰主人遷居得勿厭我去乎蟲于方書無正名土人呼為愁子宋琬安雅堂文集

趙子昂書

高宗跋趙孟頫十札後云書格至孟頫一變說者謂其有意取妍微傷婉弱然右軍褻帖正以姿致勝固未可皮毛論也內府貯趙蹟甚夥觀蘭亭十三跋益知其師承所自

古殷州城

獲嘉縣西南廿五里為古殷州地城址無存數年中或一見焉林木參差雉堞依然奇觀也懷甯葉湘筠坤厚曾見之作詩記其事江上小蓬萊吟詩存

早春圖

惲南田王山人山莊早春圖詩序昔惠崇郭熙皆有早春圖稱為人間名迹烏目山人此卷雖宗朝川略兼惠崇遺法嵐容樹色雲影川光一點一拂皆帶早春風氣至於設色之巧極為淺淡愈淺淡而愈見沈深見其沈深而不知以空靈淡蕩出之也若用色渲染一入穠厚則非早春景

色惟淡極而沈深蓋能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見之地其經營苦心至此無餘憾矣

阮咸

屈翁阮咸行序雍正四年丙午七月二十八日游廟市觀阮咸一面俗所謂月琴也背有萬歷玉璽璽下有銘云月明星隱皓皓當天中庭獨坐厥心寂然援爾而鼓漱玉清泉雅樂在御淫哇不宣惟其樂性真於自得所以一鏗爾而上契乎重元楷書大五分許左右聯云鼓萬壑之松風神游八極抱一天之蘿月爽入三秋亦楷書大於銘三分許其受軸處背楷書御製二大字面書托清音之雅趣樂吾道之自然以上皆鏤金書漆黝已成蛇文古斷友人賤價得之

亦佳室文鈔

八月廿一

五

同安蘇鼇石制軍延玉亦佳室文鈔云昔余年未弱冠在玉屏書院讀書適李忠毅公以浙提兼署厦提駐厦月餘修船每下午時忠毅公輒至書院集諸生縱談或至秉燭乃歸余嘗起而請曰聞公出洋只二十隻兵船破粵艇三百餘隻艇船大而兵船小艇船高而兵船低艇船多而兵船少何以縱橫於數百賊船隊裏而賊畏公如虎至蔡牽賊船更多於艇船前此四鎮以數百兵船圍之皆敗而公至賊即遁賊有不畏千萬兵只畏公名之謠請詳言之爲鄉里後生廣聞見衆皆傾耳以聽公笑曰此不煩言而解也身爲臣子備職戎行固畏死不得即使畏死千軍萬馬中一礮飛中無不死矣且安坐衙齋不出戶庭亦有死日死於疆場爲正命看破此關便自坦然臨戰不手忙脚亂將如是兵亦隨之將者兵之膽也初交鋒一二次心亦震

八月廿七

六

動及久即習慣自然不但我心不動即兵士之心亦不動此練膽之法必在臨陣多如醫家見證多即主見定開方亦不雜矣至以少勝多理勢具在水戰與陸戰異賊船多每停泊及開行勢如列堵我以二十船乘風乘潮衝突其中只管裝藥放礮無不中者又必穿其中央賊礮欲傷我兵船或轉傷其賊船兵船少即賊礮不能命中偶一中之不過傷一船而已至賊船雖多但發數礮打破其二三船無不亂竄而我乃提船上風或放火或用礮如驅羣羊矣又在川時楊忠武公予告在籍余時任川藩公事甚簡每到南門外小天竺公新築侯第請示戰陳之法公云不怕賊多少我軍只有三百人立脚不動必是勝仗公平定教匪及苗疆彼時隨額經略深得其法其以少擊衆者賊皆數萬蔽山而來我兵不過二三千或一二千伏而不動賊

錦礮矢石如雨我兵聞有受傷亦不動以俟之迨鎗礮逼近我兵一呼而起發無不中賊前隊被殺數十人或百人即反走而後隊大亂自相踐踏以賊多易中而少難中故少可擊衆道光四年西口外大渾河一戰回賊約數十萬我兵只萬三四千人斷糧三日我兵分三隊長公相居中武參贊居右公居左自辰至巳礮子如雨公問兵士能從我過河否皆應曰諾及至河心回視不過二百餘騎公令日無擅放鎗及至河岸乃喝全行放鎗而回賊排列無縫即斃其二百餘人再發一鎗又斃二百餘人賊反奔如流水殺死傷不及自相踐踏之多於是大軍並進而白米飯熟羊肉列鍋千萬皆大噉畢再追而四城復矣此皆得額

經略之教也示次兒

何閣中

何閏中字遠菴湖北黃岡人明進士崇禎辛巳由苑馬寺卿改官雲南瀾滄兵備道隆武乙酉沙定洲叛據滇丙戌春攻楚雄全滄道楊畏知嬰城守閩中以兵來會屢出奇兵破賊走之已而賊復大至結七十二壘環攻百二十三日閩中與畏知以忠義激勵士民守益堅會孫可望竄入曲靖定洲退保阿迷楚雄圍解則丁亥四月十九日也可望破雲南西上閩中往大理覈餉餽畏知與可望戰兵敗被執可望重畏知約共扶王室折箭爲誓免池西入郡屠戮永曆已丑畏知謁桂王于肇慶奏授閩中太常寺卿督雲南學政辛卯可望以脅封殺畏知宏中聞而痛哭乃棄官葺廬于雲南縣城東縱情詩酒語及時事輒哽咽不食其冬遂卒趙炳龍何蓮龍先生傳

李大韶

樂清李大韶字舜廷天啟間以諸生與同志蔡廣伏闕疏忠賢罪惡明史遺不錄而李氏有荅江芳烈集載其一門忠孝事顧晴沙饒泉集詩序自注見瞻庵先生居易齋隨筆

彭孝女

孝女彭詠春安徽懷甯人景州刺史彭爵麒女隨侍任所以孝聞母柯病歿殯於州之開福寺至百日女告父往祭寺有塔十三級託言禮佛登而墜焉事聞旌表立祠於寺

臨平俞氏

臨平俞氏世居羊嫁橋屋有額曰永思相傳宋高宗至此爲金兵所追避入其室俞氏兄弟二弟兄名太和弟名可考膂力絕人匿高宗而出門死焉高宗卽位遂書此額賜之此事不見記載而故老流傳或不誣也俞劍花印雪軒詩序

張佩璉

明末震澤張佩璉嘉珍赴鄉試見士入闈者必先露案二人夾持之驚曰國家取士上爲公輔下爲百司不加徵聘而自往就試已卑矣乃防其懷挾書策如防盜賊耶吾不能受此辱遂去終身不應試節錄張士元書張佩璉事按唐李戡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截恥之明日逕返江東隱陽羨里見本與佩璉事絕相類唐舒元興見有司鈎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穀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爲奸非所以求忠直也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探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槊而出者皆見本傳投槊而出不詳何人亦李戡之流亞也佩璉之見殆卽本於元興歟

龍子

吳松巖宰廣東澄邁縣時得兩僕曰白龍子烏龍子蓋其母感於龍所生也體如常人不火食日取水蟲生啖之性善涸命遺書遠人輒行水中雖數千里必達後以病死沈右僖宗人有官於近海州邑者得一僕名曰繫繫常水居亦時出事人張士元書龍子事

馮橐駝

馮橐駝天津人販書爲業士人咸親之字之曰崑圃父濬川貧而介素稱長者有中表某饒于財歿後遺孤未彌月爲之代權子母雖時值斷炊終不用其一錢迨某子成立按簿授之不再過問崑圃生而駝背以販書故家漸裕爲兩弟授室自誓不娶有爲議婚者輒逸去事父最謹父歿服未闋以疾卒

策問不寫題字

今鄉會試第三場策五道止寫第一問第二問字樣不寫

題字此制宋時已行之老學庵筆記卷六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復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厯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太夫人

徐度卻掃編卷上曰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沒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待制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沒於祭於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於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於夫太字追紹興新書復仍舊制晏尙書敦復領吏部援劉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后既升祔皆止稱皇后正此比也本按本朝之制命婦以子孫得封者於加太字蓋承前明之舊相沿既久莫敢議改然宋人之議於埋實不可易稽古者所宜知也

唐臺省屋辟書格令

呂溫律令要錄序唐尙書省御史臺諸曹多書令式格律於屋壁又中宗嗣聖元年內外官人以當司格令書於聽事之壁

試卷用墨

左蘿石先老雲樓府君行狀稱雲樓於萬厯七年舉于鄉房師張汝賢是年諸生卷猶用墨府君七藝無一筆簡張公出語曰初閱公書卽知公德器所憾五策雙書觸禁子以收公爲幸不復論低昂名然亦不敢前也按糊名易

書之制宋元已行之明史選舉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謄錄用硃謂之硃卷是其制早定何以萬厯時尙有用墨者恐張公于拆封後始見之言之不分明耳

漢軍

元史世祖紀中統二年九月阿朮授虎符將蒙古漢軍又至元十六年六月詔發新附軍五百人蒙古軍百人漢軍四百人戍碣門魚通黎雅按此漢軍之名元時已有之

元雲南貳子

元世祖紀至元十三年雲南行省言雲南貿易與中州不同鈔法實所未諳莫若以交會貳子公私通行庶爲民便從之又成宗紀大德九年十一月以鈔萬錠給雲南行省命與貝參用其貝非出本土者同偽鈔論考證宗萬按通考六貝作貳以一爲庄四庄爲手四手爲苗四苗爲藥按據此是元時雲南不用鈔而用貝也大有古風之遺不知何時貝不復行而今亦不聞雲南產貝矣貳字典不收不知當讀何音

金元時漢人不皆薙髮

章穎岳飛傳兀朮入臨安飛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六戰皆捷斬一千二百一十六級擒眞女眞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薙髮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夫首領有薙髮者卽有不薙髮者是金時不强漢人以薙髮也元王奕玉斗山人集尊會文有曰欲保髮膚以遂終慕此文作于至元二十六年而髮尙可保是元時不迫漢人薙髮也

節序之異

閩將樂歸化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見周亮工閩小紀雲南馬龍州六月廿四爲年節見許纘會東還紀程

琉球於重陽競渡見張學禮使琉球記常熟三月二十日
四月初二日競渡此節序之異者唐開成時以二月十三
爲展上已九月十九日爲展重陽見大中記

京報

池北偶談 今之朝報或曰邸報亦有所本見王明清揮
塵趙昇朝野類要云朝報日生日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
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
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號
之曰新聞蓋自宋時已然 按朝報今日京報內有 宮
門抄有 上諭有摺奏 宮門抄皆內務府蘇拉口傳
上諭則內閣發抄摺奏則內閣擇其應發者發抄不盡發
也近日盛行新聞紙其法昉自泰西不知新聞之名宋時
已有也

合字號

偶談 漢軍鄉試編合字號漢軍稱烏金超哈故也

京官乘肩輿喝道

偶談 三 本朝順治初漢人京官亦多乘馬子壬辰計偕入
京師見高郵王文通公每入朝皆乘馬其後始易肩輿三
品以上用四人肩輿四品以下則二人耳然旗下大官例
乘馬無肩輿有之自近年始 康熙辛未 又香祖筆記云京
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肩輿與前藤棍雙行喝道四品自
僉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輿單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
云某官來以便行人回避明代閣臣入直呵殿至間禁中
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即止凡入座皆然行人亦無回避者
矣又云今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
僉都御史騎馬則許開棍喝道肩輿則不予同年徐敬菴

旭齡由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出都日騎馬開藤棍此舊制
也凡巡撫入京陛見多乘二人肩輿亦不開棍喝引 按
大清通禮滿洲官惟親郡王大學士六部尚書乘輿貝勒
貝子公都統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輿其餘文武
均乘馬漢官三品以上京堂在京乘四人輿出京昇夫八
四品以下文職昇夫二出京四京官儀衛一品至三品有
金黃棍二與一切儀衛皆出京用以導從四品以下無金
黃棍據此肩輿之制與阮亭所言大同儀衛在京不用四
品以下無棍與阮亭所言大異通禮定於乾隆初年蓋其
制已變今京官一品不皆乘輿二三品尤爲罕見二人肩
輿則已絕迹同治中萬福齡尙書坐二人肩輿大都因養昇
夫之值太昂不如乘車也

外官肩輿

偶談 三 外官肩輿不用帷蓋蓋古褰帷之意今惟江甯開
封督撫司道府廳縣官皆用煖轎 按肩輿不用帷蓋俗
謂之憲轎今惟各省主考入闈之日各官皆坐憲轎謂之
迎簾府縣迎春亦有坐憲轎者此外無不坐煖轎矣

都下冬令黃瓜

查梅餘人海記都下早蔬條下云嘗聞除夕市中有賣黃
瓜二枚者內官過問其價索百金許以五十金市者大笑
故歟其一內官亟止之所餘一枚竟售五十金而去 按
今日都下冬令瓜茄之類已不甚貴黃瓜一枚不過值銀
數分或一二錢五十金之言或傳者之過也

太史占風

每歲元旦欽天監循例奏云風從巽地起主人壽年豐巽
地或亦稱艮地據方位言之也容齋四筆十一云左氏傳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者立春立夏開者立秋立冬今太史局官至此入日則爲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他皆倣此據此則今時元旦故事即倣於八日之狀也

衙參三日

容齋三筆十四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哺時僚屬復伺於客次胥吏立廷下通刺日衙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爲虢州上佐有一詩題爲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溪憶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按今日外官初履任或上官初來皆上衙門三日其由來已久韓詩之衙日殆卽今日各衙門之牌期日也

年老授官

容齋三筆七天復元年赦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按今時試場年老者得恩賜舉人進士及賜職銜與此所言雖微不同殆卽仿於此

細絹尺度

又云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絕細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濶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絕細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細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濶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按今之細絹濶

狹長短雖不同然大致亦頗相仿惟每匹重及十二兩則無此極輕之絹恐此文有譌奪也

玉牒十年一修

容齋隨筆五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每及十年則一進按今制猶如此

虎頭祈雨

唐李綽尚書故實南中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東坡起伏龍行序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與泗水通元豐元年春旱或云置虎頭骨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說作起伏龍行王注續曰劉禹錫言以虎頭置龍潭中威猛相擊其勢必鬪則可以風雨或遇歲旱爲之有驗按東坡集有徐州石潭謝雨道上調寄浣溪紗詞是禱雨有應也注中夢得語施注云出嘉話今唐代叢書本劉賓客嘉話無此語蓋已非全書矣周尙濂觀答萬輪龍潭祈雨靈驗記言嘉慶十二年貴陽亢旱李蔭源方伯長森依古法以虎頭骨一具繫以繩沈於城北二十里外之龍潭次日大雨十五年復旱行之復驗尙濂後任四川永甯道道光二年旱行之亦驗故作文記其事余謂此法必須於有龍處方能如東坡所云赤龍白虎戰明日倒卷黃河作飛雨嗟我豈樂關兩雉有事徑須煩一怒也

對讀

鄉會試對讀之名見於元選舉志而其制實沿于宋特宋志未明言之耳王珪喜定號詩冤家成行對側理入腰封

上句自注謂對讀下句自注謂彌封亦其一證

萬壽科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六旬萬壽特允直省舉人李長庚等所請開萬壽鄉會科每十年一舉永著爲令是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嗣後遂踵而行之是科貴州副考官爲通政使知事常住亦所罕見

會試分省取中

康熙五十一年以直省考取進士額數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經分別省分故取中人數不均令禮部查明各省赴試到部舉人實數及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應考人數預行奏聞計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進士額數自五十二年萬壽科爲始是科進場實數滿洲七十一卷蒙古一卷漢軍二十二卷直隸四百九十

三卷奉天二十一卷江南三百五十六卷浙江三百五十六卷湖廣二百五十八卷江西二百八十卷福建一百八十卷山東三百三十六卷山西二百二十卷河南三百四卷陝西一百九十卷廣東一百二十二卷廣西五十卷四川九十九卷雲南八十五卷貴州六十二卷奉旨滿洲蒙古取中四名漢軍取中二名直隸取中二十二名奉天取中一名江南取中三十名浙江取中二十名湖廣取中十二名江西取中十三名山東取中十五名山西取中十名河南取中十五名福建取中八名陝西取中九名廣東取中六名廣西取中三名四川取中四名雲南取中四名貴州取中三名五經取中五名

考試進呈前十名卷

王銍默記慶曆三年御試進士未放榜間將先宣示兩府

上十人卷子今順天鄉試會試未放榜之前主司循例將前十名進呈蓋仿于宋也殿試先無進呈前十本之例自康熙乙丑科始以前十本進呈上親拔陸肯堂爲第一自是遵爲定例由讀卷官進呈前十本並傳此十人卽時帶領引見其十人名次常有更動云

日南隨筆卷七終

日南隨筆卷八

孟子字義疏證

元和王綱齋

炳燮

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甚矣道之

難明也孔孟而後千餘年得周程張朱諸儒僅乃發其蘊奧陽儒陰釋之學從而亂之而滯於文字訓詁者遂疑其果出於二氏至詆為詖淫邪遁謂天下被其禍而莫之能覺甚至謂程朱理欲之辨為適成忍而殘殺之具噫抑何其言之悖謬而好為誣也夫自陸王之學助異端而樹之幟至近世汪大紳彭允初之倫而督亂益甚戴氏非之固無足怪然遂遷怒於程朱而集矢焉無乃鹵莽已甚乎戴氏之言曰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

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慴口不能道辭者理屈烏乎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夫執意見以當理是未嘗求理者之病也遂以程朱之言理為意見是猶嫉無文弄法之吏而遂詆先王之法律為不足道也理之一字始見於孔子之言而詳見於孟子在事在心總名為理特在事之理為易見所謂分理所謂條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皆是也然獨不思天下事物何為而有是分理有是條理乎今試以木言之自根幹達於枝葉文理燦然此理之在物者目可觀而指可數而當其未至於句萌甲斥之時果實之中只有仁而已矣如桃杏核中白皆名爲仁初不見有理也惟其理包孕於渾淪之中故萌生而其理著焉是未有事物之先其理已具非別有一物以為之理也且

事物之理心能別之心之所以能別者獨非理耶今其言曰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又曰知分理之可以相別異也夫幾微之區別分理之別異理誠在於事物至謂之察謂之知豈察知亦在事物乎有在心之理而後能察能知以別事物之理此智之端所以為是非也仁義禮皆莫非理故其為惻隱羞惡辭讓各隨其理以發見朱子云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非別有一物也今乃於其可觀可數者知其為理而於其不可觀不可數者獨不信其理之包含焉尙得謂之窮理之學乎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

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夫人生而靜天理具焉此所謂天之性也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即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是喜怒哀樂之發也好惡中其節斯謂之和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苟無節于內則知誘於外而不能反躬天理於是乎滅矣物感無窮好惡無節至於物至而人化物則滅天理而窮人欲究其終必至於大亂是不中不和之極也性靜情動情勝而至於害性猶之火生於木而火反為木災理與欲之所以不能兩勝也故孟子曰其為人也有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為多欲害心者言之非謂欲之必不可無也周子無欲就主靜而言

非絕欲之謂也是自治也非治人之謂也孔子之傳易也亦曰窒欲也不問其爲生人之害也原憲言欲不行焉孔子曰可以爲難仁則吾不知欲雖不行尙不足爲仁然則非必有欲而始不爲生人之害也獨言無欲爲天下禍乎且程朱之言理何嘗別如有物乎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與義若是其辨也而戴氏則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夫理義爲人心之所同然爲有是理義於人心故見爲同然非待人心同然之而始成爲理義今乃求其至於同然者而始謂之理謂之義是以理義爲在外也彼專就可見者言理指爲在外猶可也乃至於義而亦外視之與告子之義外何異乎程朱初泛濫於釋老見其說之無當也反而求諸六經孔孟而後得之然後於彌近理而大亂眞者知之確而見之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以知性爲知天以存心養性爲事天孔子以理屬之性命以人道統諸仁義貫而言之皆不更端戴氏不能通其說故於其言絕不之及第以理義之悅心得與聲色臭味比而言者以爲說夫後聖賢之所發明皆前聖之所未言也執其著於文字者以爲據不知因文字而反求諸身心非獨程朱之言孔孟所未言也卽孔孟之言性言命言仁言義堯舜亦何嘗言之而子思以爲仲尼祖述堯舜今第以孔子之言合諸二典亦多有不和

卷八

三

似者得不謂之祖述乎不能心通其故而強爲之說彼所謂惟聖人然後無蔽者豈不信然歟血氣心知之性言性著於血氣心知非卽以血氣心知爲性也今其言曰血氣心知性之實體也又曰有血氣則有心知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理義又曰性者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人莫不區以別焉是也而理義者人之心知有思輒通能不惑於所行也以血氣心知爲性以血氣爲心知所自出以心知爲理義亦思血氣之屬人物所同禽獸之血氣未嘗無心知如戴氏之言禽獸之血氣心知將亦得謂之理義胡爲而禽獸終不得與人同乎其言又曰凡血氣之屬皆知懷生畏死因而趨利避害雖明暗不同其出於懷生畏死者同也若是所謂心知者不出乎懷生畏死則所謂性者亦不出乎懷生畏死而已以懷生畏死爲性而因以趨利避害爲理義視甘食悅色之爲性復何以異等人道於禽獸幾何不啻天下爲攘奪爭鬪之天下也程朱以仁義禮智爲性本於孟子實本於文言蓋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其在於氣則爲水火木金土易不言土者土在天爲誠在人爲信實貫乎四時而爲德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乎陰陽之兩儀雖不離太極而未可以太極卽爲陰陽也戴氏言曰儀曰象曰卦皆據作易而言而以太極爲氣化之陰陽信如是言陰陽在氣化爲太極在作易爲兩儀然則作易而始有易之名在氣化不得名爲易孔子不當言易有太極而當別舉一氣化之名以屬太極也今既以太極屬之易則是太極與兩儀同爲作易之言可知大傳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曰易簡之理得而易成位乎

卷八

四

其中有氣化之易而後有簡冊之易作易之易即氣化之易不得獨以太極屬之氣化而以儀象屬之作易也彼不知太極為何狀而即以陰陽當之又何怪其不知太極之本無極哉且程朱之理為太極即指其形而上者非指其能運用者而言也而戴氏一則曰程朱改釋老之指神識者以指理程朱之言理未嘗遺氣蓋形上形下道不離器也而戴氏一則曰程朱以釋老之真宰真空指為理是猶用法之吏以例之疑似者為比附一何鍛鍊周內之工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命之謂性非物物而為之限也性之在人物雖萬有不齊而其本則一孟子言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故曰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

地參至孟子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此即告子生之謂性而破之耳生之不得相通也微獨犬牛即人與人亦有愚智之不同矣惟其本無不同故雖虎狼知有父子蜂蟻知有君臣鳥知反哺雉知有別莫不有發露之端特形氣偏塞不如人之得其全可以擴而充耳故理氣兼言而性始備非如佛氏之以蠢動含靈為性也其他言道言才言仁義禮智言誠言權莫不別為之說以與程朱為難失易簡之理紛紜輟葛未可以言辭而曉蓋自國初以來若萬氏斯同毛氏大可諸人下逮乾嘉以降不下數十百人以攻拊程朱為博洽以鉅訂訓詁為精通真能為程朱之學者絕響久矣然而世道日衰天下之亂馴至斯極夷狄侵陵邪說橫作充塞仁義天理微而人欲張人道之不論為禽獸者殆哉岌岌乎百數十年來儒術

之效畧可觀矣竊願承學之士去門戶之見虛心而察治亂之所由因以有用之學體諸躬而見諸行事天下之變庶其有廖是誠斯道之厚幸也歟朱蓉生一新無邪堂答問云戴氏疏證語多支離謬不勝糾大率以人欲為性之本然當順而導之不當逆而制之此惟聖人所欲不踰矩者乃可豈中人以下之欲皆能如是乎欲本兼善惡言宋儒曷嘗謂欲有惡而無善特理欲對言則理為善而欲為惡故樂記言天理人欲易言懲忿窒欲論語言克伐怨欲法言修身篇言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如戴氏之說是入自禽門者亦可謂之善乎經典中此類甚多東原概置之而但援欲立欲達以為說不知說文欲訓貪欲章馬注同貪之為義惡多而善少東原精摯訓詰豈獨不明乎此第欲伸私說以攻宋儒遂於本明者而轉昧之此即欲也而不當遏之乎天之賦人有食色之欲

未嘗有貪淫之欲其有之者人自縱之也東原乃謂食色之性人不可無此何待言愚人知之宋儒不知耶疏證有失為私則貪邪隨之是東原未嘗不知欲中有惡也既知有惡而又禁人存理遏欲誠不知其何說也朱子語類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欲恐人以其欲為便得故言不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何如曰由於此寡欲是合不當如此者是私欲之類若欲而欲食渴而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凡東荀子專舉下愚以言性東原原之所辨朱子已早言之矣荀子專舉下愚以言性東原專舉上智以言性專舉下愚者乃欲以學愈愚說雖偏而向無大害專舉上智則古今上智會有幾人雖使人欲橫流皆自以為合於天理是尊情以滅性而并可以廢學東原其殆未之思耶若其譏宋儒之言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以是為宋儒罪夫仁義禮智天所與我而皆於四端之心見之苟非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何以能應萬事義禮智信也乾鑿度五帝以之行鄭注天地氣合而

化生五物鄭君以五物訓五常非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之謂耶朱子注詩注孟子皆不從其說東原若必以此爲非則當斥鄭推其致誤之由蓋以血氣心知爲性而不君不當斥未儒推其致誤之由蓋以血氣心知爲性而不知以義理氣質爲性之氣血心知未嘗非性然此但言氣質氣之和道五常之行生氣五常乃所謂義理之性也合生樂記上下文語意甚明安得截取四字以證其曲說故其言曰心知之自然未有不合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夫孟子謂心之所同然者爲理義未嘗謂心之所發者皆合於理義也心統性情故理義具於心其具於心者性之所固有也所謂性善也其動而不必皆合者情之有善有惡也所謂其情可以爲善也可以爲不善亦可以爲不善也程氏論學小記謂乃若若轉語之辭是也東原因欲攻宋儒遂以此可謂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又曰非才之罪才本可以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盡其才之罪非才之罪也猶之情本可以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治其情之罪非情之罪也氣質亦可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變化氣質之罪非氣質之罪也才情氣質雖有善有不善而人皆有此秉彜之性故皆可以爲善是則性相近也是乃所謂性善也若以是歸諸心知之自然則心知有惻隱矣亦知有殘忍也心知有辭讓矣亦知有爭奪也而以爲盡合理義不亦誣乎理義者得於天具於心所當存養省察拳拳服膺以保之而勿失者也非謂有此同然之理義遂可任其自然而使之出入無時也東原力駁程朱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旨謂如其說將何以解於易繫辭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歸之於天耶聖人恐人誤認氣質之粗者爲性特著繼善於成性之前以明天命之本善蓋謂天賦人以理義而人性始善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東原何弗思之且禽獸亦易嘗無血氣易嘗無心知可謂合於理義乎由前之說是認心爲性同於釋氏也由後之說是生之

謂性同於告子也二者無一可而東原躬自蹈之反以告子釋老詆訶宋儒可乎夫老氏之言神蓋欲畜其精神以求長生也釋氏之言神蓋欲得其神識以求不生不滅也氣之充然者爲精神心之湛然者爲神識神識與精神且不相同况宋儒之言理更於二者何與五常之燦然者謂之天理五倫之秩然者謂之條理皆與神識精神渺不相涉東原乃鍛鍊周內以牽合之此猶吏舞文之故智西河多有此弊不意東原亦蹈之也又云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苦人以所難哉先王本理以制禮以禁愚也有禮斯有樂以導和也古樂既亡禮亦爲文飾之具宋儒因亟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屢以從容樂易導之今讀其遺書以理爲教實多以禮爲教者多不勝舉所不同於三代者特其沿革耳此與聖門教人之方有何不合而戴東原則曰程朱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且謂聖人以體民情遂民欲爲得理見東原文集證夫聖賢正恐人之誤於意見故有窮理之功東原乃認意見爲理何其言理之粗體民情固也遂民欲而亦謂之理何其言理之悖欲仁欲也欲利亦欲也使徒求遂其欲而不以理義爲閑將人皆縱其欲而滔滔不返不幾於率獸食人乎乃謂宋儒以理殺人死矣更無可救矣亦東原疾首蹙額若不可一朝居而必求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苟以此爲教恐五季之禍其不復見於今者幾希誠不意儒者日治三禮而竟不求諸制禮之本原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按東原疏證論理凡十五條而獨不及說卦傳窮理盡信以至於命及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數語蓋此數語理字與性命並言與伊所持之說萬不能通

故一字不提何其立說之巧也東原負盛名其言足以惑世誣民余故采王朱二家之說於此爲後學發其蒙而闢其謬彭允初二林居集有與東原書亦駁其疏證之非茲因王朱之說已詳盡故不復采

象山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象山荆國祠堂記以張安道呂獻可蘇明允之訾安石爲生於其氣之所迤而道術必孔孟勳績必伊呂乃安石之志其文多恕詞明穆文簡孔晦與王文定道論介甫書云昨在陽明先生坐上同觀象山荆國祠堂記予時未敢謂然者必象山之意多爲荆公恕不爲人之社稷計不爲天下生靈憂不爲後學慮恕一夫而不憫天下後世此何心哉不然乃象山之偏見自喜也將以正名定罪釋天下蒼生之憤爲社稷大計不當姑隨也大舜殛鯀於羽山鯀之

惡不大於安石安石之罪浮於鯀予謂以安石擬鯀可也縣名重安石亦名重鯀倖直自用安石亦倖直自用鯀圯族安石亦圯族鯀湮汨安石亦湮汨鯀不能除天下之害亦不能成功安石禍及天下生靈生靈何辜宋之元氣遂不復振其罪尙爲不浮於鯀乎夫以傾人社稷流毒四海者尙取其志堯舜當取鯀之志矣何者鯀之志欲平水土也孟子曰食志乎食功乎安石之操介在古人一節之士甚多未可以一節而揜元惡也非聖人無法聖人作春秋以訓萬世安石獨廢之此不容誅矣安石秉周禮蓋功利之志勝也何者周禮之政天無曠時地無曠利人無曠力此聖王所以富天下者盡三才之道者也安石慕其近似專以利害又無管仲之才所以萬無一利而害不可勝言矣天下以爲君子者安石惡之天下以爲小人者安石好

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此之謂拂人之性辟則爲天下僂矣欲恕安石者是求爲過高之論恐誣後學不得不審聽鑒以爲何如按陳陽叔升之云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論安石者以此言爲定評不曉事人用事未有不僨事夫子論端木氏曰達者通事理曉事之謂也天下不曉事人多矣不曉事而又執拗此所以禍及天下後世也穆文簡之言自是正論質之安石恐安石亦無以自解也

項羽弑義帝

漢書項籍傳羽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都郴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布傳尊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乃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史記云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按九江王都六衡山王都洮臨江王都江陵義帝

十

赴郴沂江而上必經由三王境內故使三王隨義帝所至殺之中途江中乃中途不及殺而義帝已至郴故布獨使將追殺之郴也漢書補注王先謙曰三王同受羽令而布遂殺之非史駁文其說是也是項之弑義帝史文記載明白說者或歸之漢高此無稽之言也張子任學尹曰按漢二年十月籍趣義帝自彭城徙江南使吳芮英布共敖擊殺之江中其事證甚明是時漢王方收關中定都櫟陽道里迢遞楚漢方爭關塞必嚴漢使何得至江南吾聞天命不僭豈有無父無君而能開四百年之帝基者分羹之語自是萬不得已之權計卒以是得全太公未便直坐以無父也無稽之言勿聽帝王廢興明命所繫曹魏朱梁果報昭然未有倖免漢高負功臣其子孫卒有臣禍亦有驗也此說見李象鵬棟樓堂隨筆跋語

朱子於東坡

朱子論貢舉云治經以注疏而兼取諸家之說東坡之書詩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說皆在兼取之列可見論學術則屏蘇氏以明宗旨之不可誤外此則蘇之論說蘇之人品未嘗不服膺也其跋東坡與林子中帖曰仁人之言誠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曰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尙可想見也此其於東坡傾倒爲何如哉

毀舊碑

析津日記聖安寺金元舊碑無一存者蓋此寺圯而復修於正統十一年易名普濟寺內官營建欲侈已功輒去故碑既更新額并毀舊碑使考古者無足徵信真可憾也余於癸巳歲出守天津府署爲前任新修訪求往時扁對等物不可見詢之吏役則舊日之扁額等悉毀作地平馬槽等物存者惟汪子常御賜福壽字一額而已

一得偶談

元和王白香有季一得偶談中多閱歷之言茲錄三則于左
往余見所親齋中懸一畫幅秋水長天煙波浩淼有客坐巨艇中脫帽露頂顧盼自雄招招數人挽而行如弗勝者隔岸江村林樹依稀筆意疏淡知爲舊物旁有題句云船中人被利名牽岸上人牽名利船江水悠悠流不斷問君辛苦到何年書法亦蒼勁不凡而未識其款夫名權利鎖古今來跳得出此圈子者會有幾人但能隨遇而安勿生妄想除去貪念落得些少受用按汨于名利者誦此當憬然

余總角時斗米不過百錢尺布不及十文食肉衣錦者非萬紳巨室歲時嘉會不多見士庶之家布衣蔬食而已閒有世祿子弟習爲浮奢父兄責之里黨嗤之以其不知物力之艱也乃五十年來踵事增華競相炫耀其有食不膏粱衣不文繡者鮮矣不寧惟是一飲食而必求珍錯珍錯之不已更將先時而羅致少之爲貴也一衣履而務取美錦美錦之不已猶必製造之新奇罕而見珍也入愈艱而用愈廣年愈輕者志愈驕一人之取携幾至兼數百人之所資一日之暴殄甚且耗數百日之所需習而忘焉尤而效之安得而不百物騰貴也有維持世教之責者當知所以留意矣按米市之值至今而日見其騰躍矣而驚新奇者正未已也奈何

厭故喜新人之常情卻有關於世道人心夫利不什不變

法害不什不易制禮也乃於日用之恒莫不競尙新奇卽如衣服之短長尺寸本有一定似無所用其變更而亦屢易其製憶余少時見官民所服盡是長袍短褂其褂之去袍幾至尺有二三浸假而易爲長袍長褂相去僅尺許矣浸假而袍與褂俱易而爲短矣短長之間凡經數易近年以來仍易而爲長袍長褂相去僅四五寸今則又易而爲長袍短褂六十年中不一其變他如冠履之式高卑寬窄亦迭有所變噫何其善變若是也按白香所云在嘉慶初年自是以後又不知凡幾變卽余生以來衣服冠履之製忽而從新忽而返古正不知誰實爲之孰令致之

獲盜還官

邇年仕途壅滯獲盜還官中外視爲捷徑陸放翁入蜀記云褚誠叔嘗爲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

人死爲已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爲他邑尉者亦獲盜警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爲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自此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此乃知此風自宋已然真古今一轍也顧某尉迂道以避法場良心之枯亡未盡今之侈然得意者果有媿於心否乎若褚誠叔信度越流俗者矣戴簡恪公敦元陳臬江西時素與某令習令獲盜當遷秩公定獄擬解不及三人不合例令惘然公婉喻之曰君子愛人以德戕人命遷已官非福也是乃所以愛君耳

霜天曉角詞

焦氏筆乘三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醒憤憤也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余生平委心任運世人多非笑之此詞卻可以解嘲聊復錄之

推步

汪聖錫應辰贈杜術士序云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爲虛中者其自攷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迺服藥觀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攷者如此何以攷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况爲其徒者乎世人不攷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今番陽杜君爲虛中之言者也

然何其談人之禍福歷歷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其淹速之度要以爲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耳彼以夫茫昧恍惚不可致詰之語而尙可以智索則遂謂亦可以力勝也此虛中之所以困歟聖錫此言足以解世人之惑余所識者有安州陳某自謂精於子平與山右某太史善推其命謂必大貴館穀所積有六七百金以爲娛老資悉貸之太史太史嗣典文衡升司業駸駸乎將大貴矣旋以性情乖張品行平常竟嬰某年察典罷官之後債官高築舉無以償陳某半世積累一旦失之追悔無及術數之不可深信如此特書此事以爲鑑焉

字以表德

漢書匡衡傳顏師古曰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案小顏所云得幼名長字之義今人與人書札喜自稱字何也余見老輩中尊長與卑幼書無不自署名者今此風已渺矣

風水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隆之家必據勝地其初不必有所擇也常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而家道反不如前蓋福至則得吉壤衰至則入凶地人自修德以迓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此廣平申鳧盟福光荆園小語語也探原立論洵足以破庸愚之惑世有謂風水爲必無者固未識造化之奇然溺於地師之言而欲按圖索驥正有未可必者矣紀文達嘗問楊主事護曰子平家謂命有定堪輿家謂命可移究誰爲是楊曰能得吉地卽是命誤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謂得其通矣

朱國楨湧幢小品云有程姓者善數學持某師某友書至
余曰莫談且與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時並
不灼龜起課何則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儒
何處著力又如不佳而得凶兆預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
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所以一味聽命其人默然按
術數之學余亦略窺其門徑不求入其堂與小品所言詢
足解頤惟建造之方向時日之禁忌則不得不慎萬一會
逢其適將受家人之責備外人之非笑也